周頌

清廟之什

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之什

毛詩箋疏卷異第十三冊

毛詩箋疏辨異卷廿六

歷城李[illegible]撰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三月廿日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朝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案箋鄭以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常禮作樂故箋云成洛邑攝政五年時（其意以成洛邑在五年明朝諸侯[illegible]在六年也）[illegible]五年之末皆附會彼[illegible]說後儒以其不足授故[illegible]不[illegible]（從箋說）呂記曰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雖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

而二書傳說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營成洛邑亦當在五年

朝諸侯者將相成王以朝諸侯而邑周之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
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
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朱傳亦謂此詩皆同戴氏詩考正王氏詩（在七年但成說）
述聞（作集傳）非此本意此所謂成洛邑時事（朝諸侯率一時事）從古記集朝
（是既擾周公之之朝）諸侯祀文王則貴乎朝義皆周公之事（非成王受其朝而主祀也）何則序於烈文祀云成王
所以諸侯助祭[redacted]此及下二篇皆攝政時詩也（詩序）非攝政之所祀文
王於洛邑（流作）特（序）之周公既成洛邑以明時云朝諸侯者古者諸
侯有相朝之禮周公入為冢宰出為二伯禮得朝諸侯今於洛邑
行之亦因其宜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是朝諸侯之事
矣亦云率以祀文王者周公朝諸侯畢以率祀文王之廟也洛誥云予
以秬鬯二卣禋于文王武王是攝政時周公得祀文王（文王）漢書傳云周公升
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尚在廟中必可見文王若獸然於此復見文王焉（即此）
祀文王之事矣朝諸侯者孔也祀文王者權也所謂周公之踐天子位周公
於誕於洛此皆成王之事乎（祀）安其（經序之旨）美於序於攝政諸詩不云周
公此將之周公若其義有二一以見周頌皆周公作於世一篇之之一以見
（魚不鳥見鶯）廣序不云成王若皆攝政時詩（篇明）小大雅亦之也義也
清廟毛意皆於鄭云清明之德也○胡承珙曰漢書韋元成曰
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蔡邕月令論取其宗祀
之貌曰清廟是諸儒解誼皆同賈誼援鶡堂筆記曰戰國
策酒于鬯云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亦可見清廟通
稱不當為象文王之德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於歌聲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
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
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其敬以於穆肅雝皆

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丞祭祭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朱傳蔚偉皆同戴氏詩考正王氏詩述聞惟[illegible]非[illegible]序傳不舍此所謂成洛邑[illegible]朝諸侯本一時事[illegible]從呂記[illegible]期[illegible]諸侯祀文王則當為鄭義[illegible]周公[illegible]何則序於烈文祀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illegible]此及下二篇皆攝政時詩也[illegible]攝政之前祀文王於洛邑[illegible]特[illegible]周公既成洛邑以明[illegible]云朝諸侯者古者諸侯有相朝之禮周公入為冢宰出為二伯禮得朝諸侯今於洛邑行之亦因其宜廉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是朝諸侯之事矣云率以祀文王者周公朝諸侯畢即以率祀文王之廟也洛誥云予以秬鬯二卣禋于文王武王是攝政時周公得祀文王之證書傳云周公外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必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即此祀文王之事矣朝諸侯者禮也祀文王者權也如謂周公踐天子位固近[illegible]為祀[illegible]經序之旨[illegible]

末皆附會彼文為說也疏引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毛意當然鄭云清明之德是非胡承珙曰漢書韋元成曰清廟之詩言文神之禮豈不清靜蔡邕月令論取其宗祀之貌曰清廟是諸儒解誼皆同實說援鶉堂筆記曰戰國策滈于髡言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亦可見清廟通稱不專為象文王之德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案箋以於穆肅雝皆

英周公以顯相二字屬諸侯文義衆隔誠難強通於以詩之周
公之祭則是也雖云相維辟公天子穆之彼相維辟公即此肅雝顯相
彼之天子穆之此則云於穆清廟者周公自祭而自作詩不可自美
故隱其文但美其廟之秉於清靜而已此可知之王在新邑烝
祭者其說非也胡承珙曰正義引為書大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方
敬和明德來助祭當以鄭注大傳為正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對配越於
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於配順其志
如其生存案箋義非也傳意正恐猶文為文王故合文德并言
之明諸侯及多士皆執文德之人也於言烈文辟公矣江漢傳云文
人文德之人也義同戴震曰詩中云文王不單舉文字僅祀武王
成王密可云秉武之德秉成之德也是明箋謂文德並諸侯
多士云箋寄厚多士亦非對越在天當與下句連讀下傳云顯於
天矣見承於人矣見承於人是承駿奔走在廟句則顯於天即
承對越在天句明甚釋云云越揚也對遂也正釋此經對越
於對揚矣云此助祭之人遂揚文王在天之靈長奔走其在
廟之事也上經顯相與此多士對舉以秉文之德句總承之而
箋截肅雝句厚上下經奔走與此對越對舉以不顯不承句
分承之而箋截奔走句厚下文言衆隔幾不可尋求矣口箋
云配順其志如其生存者謂多士之恭敬如文王生存時所書
傳所謂愀然如復見文王也云多士自配順其志行見不以存亡有
異耳疏云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之其行同文王未悉邪

意

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駿長也顯於天矣允承
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駿大也諸侯與家士於周公祭文王俱
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之其光明之也
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之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案
箋義非也在天在廟二句皆云文王之德能令助祭之人對越而
奔走及此非莫助祭者也故作[illegible]無射於人斯一例
明言文王之靈顯於天故人對揚之見承於人故人奔走之也箋
人即對越奔走之人言長來助祭也是箋
之說則是文王之德待人而後光明既非其理又助祭者永[illegible]
之詞
王[illegible]失歸美文王之言矣無射於人斯人即對越奔走之
人無射[illegible]文王之德與思齊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義同

於當作于斯詞也傳訓駿為長即授此無射於人為說人不厭之
是其長也箋必易傳者毛以此周公作頌之始祀文王非治邑為故
冀諸侯[illegible]長來助祭以周長治承安故云長也鄭以此即明堂
位六年朝諸侯之事則五等四夷咸在非尋常所有不得二之
長故改訓大矣箋之易傳皆有所牽合而然類如此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
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
樂案箋以告太平在制禮前非也傳引孟仲子之云以周禮為說
明在制禮之後蓋禮樂既興而後得為太平也小雅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序兩言太平篇次魚麗備禮之後大雅既醉鳧鷖

序云太平告篇次於頌之前則此告太平之時可識矣詰[illegible]
考之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孔傳云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
祖之德謂典禮也即此經假以溢我之其收之之詩也箋亦引彼文
而僕又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孔傳云周公攝
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
而致政又云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孔傳云云我見天下太平
則潔告文武不經宿此[illegible]告太平告文王謂也孔傳亦
係則並見漢初之說与毛義合識為王業係損則[illegible]肅述毛
義以稱為書蓋亦有據矣又書傳云維天之命告祀也維清作樂也
烈文致政也与詩次正合亦經則孔安後乃作此詩[illegible]不得謂
既作詩告[illegible]乎而後告祀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案箋義非
也命即天之眷命也不已當文王受命而至成王而[illegible]興也
是其命[illegible]傳引孟仲子之說釋全篇載云大哉天
命之無極者頌下曾孫句未命至周無極已時云美周之
禮者釋假以溢我其收二句言此業之道所以成我者
為周之禮故美之也美其於乎不顯句非解此於穆也箋意易
傳者鄭以命為符瑞此成王時詩不宜更有符瑞故訓命為道
又其意此時尚未制禮不得逕美周禮故以為美天道動
行而不止已其云美其自解本句於穆之義与毛異也○疏謂云
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

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迷毛亦為不已與鄭同
如案疏說非也據譜所云車仲子由於穆本似是此經本作似今
作已未鄭改字也似續也不似之也與下句不顯一例天命於周長
得似續是其極故仲子曰天命之量極也中庸雖作不已其義
亦同皆指末句曾孫言之也鄭訓命為道自云天道之不已於似
續之義不可通故改從中庸之已以就其說幸於譜說當存其舊而孔疏
轉謂引仲子之言無不似之義不失之矣不必疏乎據釋文惠仲子傳根
牟子相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毛公之學正
得仲子之傳安得取其說而不從其讀乎王肅之說則牽於鄭
義耳斯干箋云似讀為巳午之巳巳續牡祖謂已成其宮廟也彼改似為
巳正與此同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之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傳純大
假素溢慎收聚也箋云純亦不已也溢惡溢之言也於乎不光
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素美之道
饒衍與我之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
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案箋義非也
傳訓純為大明仲子所云大哉即釋此經之純蓋由文王之德大故
天命似續其後志量有所極也中庸云純亦不已亦即此之意非
訓純為不已也鄭自誤解耳箋以無倦已釋純字是訓純為不已也疏云
當謂德之純美無玷闕而行之不止直也非是
傳訓假為素溢為慎者疏云以此素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是也
禮雖周之所制然亦之意歸美文王以為此皆文王以素美之禮
戒慎我志我但收聚之勿使散失而已不敢自居於作故云然也

溢據釋文徐云毛音謚今本誤作謚是毛本作謚廣韻引說文正作謚今本誤作溢與毛同今作溢者亦鄭改之

禮主於敬故云以謚慎為云王肅崔靈恩申毛並作順解非也
非解詁正作慎義二十七年左傳引詩曰何以恤我〻其收之杜
注云逸詩是也說文作識以謚我蓋亦三家之異文不必強為之說
上篇傳云駿長也此亦當然言禮制既定當其得長順我文王者在
今成王能厚行之理也於乎不顯二句當屬上讀駿惠我文王句當屬
下讀箋截屬此誤與上篇同
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孫重也自孫之子而下
本先祖皆稱曾孫是云曾孫既使後王皆厚行之非惟今
也案箋義非也傳云成王能厚行之者明篇曰似續之義云成
王苟能厚行之則天命亦似續文王亦似續世家極也是時周公身攝太
平成王將攘故告文王之詩即終以勉嗣王之言蓋寓規

於頌矣鄭必易傳者彼以此在制禮前而云成王厚行之於其
說不便故也

維清

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案箋云武王制者墨子三辨篇春秋繁露質文篇白虎通
義禮樂篇皆有其說義當不誤至謂象用兵時刺伐之舞
則非也莊緯曰維清象舞之樂歌武大武之樂歌大武為武舞
故武頌云勝殷遏劉之事維清不言征伐則象舞決非武舞
也文王之文德至矣作樂象德乃稱象其刺伐非其義矣其
說宜諦何氏古義據左傳三舞象箾南籥以南籥文舞知
象箾武舞引說文以竿擊人曰箾為執箾以舞即干舞之說
其說甚辨
仰其徒知不然者左傳又云見舞韶箾者杜注以為舞樂是

箾即箾字象箾亦即象箾耳杜注以箾為舞者所執箾讀為翔音與韶箾有同非是說文
箾參差管樂象鳳之翼弗注魯語以箾樂羔編竹管為之
是箾與管為類故經傳多以箾管並云此維清之詩即禮所謂下管
象者蓋以其用箾管奏之故或云管象或云象箾皆單舉其
一文不備耳史記吳太伯世家見舞象箾南籥者集解引賈逵云箾舞曲也服注左傳同是舊
說箾象為舞曲正當讀箾管之箾杜注以箾為舞者所執讀
音翔與韶箾字同義異失之矣王勃曰象有箾韶亦有箾則
箾為文舞韶箾以昭文德象箾為象敬正可知此足明何氏之誤
若然箋必云象刺伐之舞者鄭注禮時未見毛詩不知此箋即
下管象之象故於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注皆誤以象為周
頌之武蓋因樂記說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故云然也今見此序

悟其注禮之非而又不顯與之悖故以此雖文王之樂亦象刺
伐之舞非以其通其注禮之說也疏不究其端緒而曲為之說
故多強詞[illegible]鄭緝駁之曰孔申鄭義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為
象維清象舞為文王下管象為武王其意蓋謂清廟與
管象若皆為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故耳古樂歌者在上以人
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
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羔蓋稷下管此鼓鼓是也清廟
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
如此足明孔疏之誤文王之舞曰象舞此箾維清之時因奏象舞
而作故其詩亦謂之象禮記所云下管象是也武王之舞曰大武武箾因奏大武而作
故其詩亦謂之武左傳牀之子曰武王克商作武是也二者判然不

因孔經二篇俱是為象為失尤甚於觀武篇箋不云即
經之下管象明是自悟其非孔疏徒詞費耳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傳典法也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
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
伐也案箋說誤也文王篇於緝熙敬止敬之篇學有緝熙于光
明皆以緝熙屬王身不宜此獨謂天下清明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
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書謂之典故事之可法亦謂之典不宜獨謂
征伐之法鄭以象舞為武舞故韋合為說耳傳訓於我好儀式
刑文王之典訓典為常此獨訓為法者彼言刑文王之典刑訓法故
典為常此言文王之典則典者即彼之刑故訓典為法謂以文王為
法也緝熙者文王之德今奏象舞惟法文王之德是法故云維清緝

熙文王之典之即象德謂矣疏以鄭為毛說誤甚
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傳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箋云文
王受命始祭天而放伐也周禮以禋祀之昊天上帝文王造此征
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
天下之吉祥案箋據緯書為說其失易見傳文簡略義實
難明故朱子釋此篇有闕文呂記鄭緝則以肇禋為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祀上帝堀中禋陳疏胡傳箋又據生民傳始歸郊祀之說
仍主文王祀天馬通釋又據李黼平之說駁之以為后稷已祀天文王不可言肇祀也
謂始禋祀而征伐也大抵皆不從箋義而迄無定說蓋勿謂肇禋謂武王作
象舞有成謂今歌此詩以奏之狀酌序云告成矣胡承珙曰古人常樂聲容固
宜兼備然亦有徒歌法舞者三百以篇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則

武王崇象舞時未必有詩周公乃作維清以為象舞之節歌以
奏之故序云維清奏象舞其說是也武王得天下相以天子之禮
祀文王崇為此舞故曰礱禋今歌詩以奏之是禮樂之成故曰
這用有成舞之與詩雖有兩時實是一事故授終相言之尔差從箋
說則上句為文王祀天下句為武王伐紂其間須增征伐之法而後
可通矣又大宗伯注改禋為煙此箋引彼文義亦當然之礱煙烟
為不詞蹤云定本集注祺字作禎是孔本作維周之祺與粹
文本同阮氏校勘記定以祺字為是段氏小學云作禎者恐是
改易取韵此勘誤此亦鄭改字也考禎祥字見禮記中庸以為國家將興之驗禎祥
故長發箋云久發見其禎祥矣即取中庸為說此箋云征伐
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亦取徵兆見之義是鄭本必當作

禎毛意以武王作象舞為相祀周公作維清為有成量取於禎祥
之義則作祺者必毛之舊矣墨子春秋繁露白帝通義引詩
皆作禎蓋三家之說鄭取以改毛耳胡後箋轉詔作祺者為三
家詩陳疏馬通粹從之誤也傳當作祺吉也故箋乘傳文云得天下之
吉祥之者粹徑之禎也吉者乘傳文為說也今傳作祥也涉箋而誤
行葦傳云祺吉也可證

烈文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即政密朝享之禮
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案此箋誤也即政者周公攝政七年致政
成王成王乃即此為君之政非嗣位之詔也告嗣位當在即位之
初呂記蘇氏曰武王崩成王踰年即位是也即位在武王崩之時

攝

年此即改年即作後小年（其時未免喪而不得有頌此篇不能作後則非告嗣位）二者判然不同箋云然者之祭明矣
傳云文王錫之是此篇祭文王之詩則非祭祖考又明矣序不云
祭文王者從上篇可知特言成王即政者明上三篇在中攝政
時皆互以相明也○疏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
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策首即此為君之
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
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
年與周公為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勸戒諸侯用
賞罰以為己任非後表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案
此疏謂舍鄭玄也周公攝政成王毛鄭無不同毛以攝政七年（說即政之年與毛義合鄭玄不然）
并居表三年數之攝政者即因表祀之事故也以攝於一家宰而君之也

鄭以攝政未踐天子之位周公居東二年為後乃始居攝七年未除（踐天子位而）
居表三年居東二年而數之也此箋云新王即政未詳成王免表
後即政也（於時周公尚未居攝）既服武王崩之明年又非周公為政之明年知未聞予小
子序箋云除武王之表將始即政朝於廟也與此云即政同則此
所謂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者即彼箋朝於廟是也
鄭於周禮司尊彝注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
聞日不告朝於朝於廟是鄭以朝廟為朝享之禮故此箋云
然（朝享當從先鄭司農之說謂祫祭也鄭注非是）然則鄭云以此篇與閔予小子為一事其
為免表後即政明矣箋為此說者蓋以明周公居攝非尋常
表禮冢宰能政之比故必免表後成王有即政之事而後周
公之攝為踐天子位其事乃彌彰而可信踐乃引後語歷祭

合

與兩家之說皆不

謹箋說經

以為與此祭祖告嗣同日失之遠矣 殊 鄭旨 玉謂 武王崩之明年亦得為即政 以曲附告嗣位之說 諸儒 [illegible] 推序清廟為成治之朝諫 以經自無競維人以下為

康維天之命為本平告文王又傳箋之意雖殊皆取成王敬法者

王其維世戒成王之詞疏謂戒者諸侯亦誤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傳烈光也文王錫之箋

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

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

命定天位案箋義非也傳云文王錫之者明此篇祭文王之詩

序不言故補明之也辟公諸侯也茲此也此辟公也惠順也我之國也

子孫諸侯之子孫也言有光烈文德之諸侯來助祭文王則錫此

諸侯以祉福何者此諸侯惠順我國豈有疆竟世之助祭則子孫

得長安其位矣胡承珙曰襄二十一年左傳范宣子因殊向祁異見

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殊

向有焉社稷之固也於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盡不免其身

以弃社稷不亦惑乎據此是謂人能惠我者當保其子孫則此二

句正終文王錫福之事是但言國之子孫長王天下則與下爾邦云云

文義不屬矣其說是也○箋云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

錫之以此祉福其意以光文厚文武非謂光文之辟公也我見烈文

辟公箋云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以光文厚辟公可證疏申鄭

云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未明鄭意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傳封大也

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云崇厚也皇君也言天累於女

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

本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以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美之者
謂有大功王則出而書之案箋義非也傳訓以崇為立者承上經言
立其子孫也無大罪則立之謂宥過也既立之使繼序又且有大功則家以美之謂賞功也閔予
小子傳云序緒也繼序謂繼其先人之緒即立之是也崇之皇
之皆就王說則念茲戒功亦謂王念之也此申言子孫係之向即寓
戒諸侯之意疏謂戒勑諸侯者是也箋横分諸侯卿士與經
序皆不合但以王為成王則毛亦當於知者上傳云文王錫之下
傳云前王武王也明此王為成王矣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
世大思於其國志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爾
意王為武王殆誤會下傳之旨疏用以申毛陳疏非是陳疏以
王謂文王繼序謂武王繼文王之緒尤誤

世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傳
競強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云世強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
家強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
大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誦之不忘案
箋義非也人所上崇之皇之之諸侯所立所美皆賢又則四方
其訓導之是無強於得人也德謂王身之德王有不顯之德則諸侯其儀刑之
是得賢又在王也即中庸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之義抑篇蓋本諸此
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不可忘也此寓戒成王之意
疏說謂戒勑諸侯誤矣傳云前王為武王也者四方百辟皆得天下以
後事故知不謂文王且此祭文王之詩宗得出當祭稱前王也鄭
以祭祖考故必為文武言而振稱所祭之王為前王非其義矣以

百祿爲卿士与假樂義同義内諸侯不合胡漫筆謂其自亂
其例是○箋義雖別於此得賢明德厚之前王云与毛同
疏云云諸侯以賢人別其族諸侯順之卿大夫能勤明其德
者其祿卿大夫別法其所爲扞蕃扣槃失而奄有矣

天作

天作箋先王先公也箋云大王已下先公謂大王之下先公諸侯至不密
天保論祠烝嘗于公先王傳以公爲事明時祀自大王以下矣下武云三后在天云其諸
王季皆云公季是○箋義雖別於此得賢明德厚之前王云与毛同
疏云云諸侯以賢人別其族諸侯順之卿大夫能勤明其德
者其祿卿大夫別法其所爲扞蕃扣槃失而奄有矣

天作箋先王先公也箋云大王已下先公謂大王之下先公諸侯至不密
天保論祠烝嘗于公先王傳以公爲事明時祀自大王以下矣下武云三后在天云其諸
王季皆云公季是○箋義雖別於此得賢明德厚之前王云与毛同
疏云云諸侯以賢人別其族諸侯順之卿大夫能勤明其德
者其祿卿大夫別法其所爲扞蕃扣槃失而奄有矣

天作箋先王先公也箋云大王已下先公謂大王之下先公諸侯至不密
天保論祠烝嘗于公先王傳以公爲事明時祀自大王以下矣下武云三后在天云其諸
王季皆云公季是○箋義雖別於此得賢明德厚之前王云与毛同
疏云云諸侯以賢人別其族諸侯順之卿大夫能勤明其德
者其祿卿大夫別法其所爲扞蕃扣槃失而奄有矣

天作箋先王先公也箋云大王已下先公謂大王之下先公諸侯至不密
天保論祠烝嘗于公先王傳以公爲事明時祀自大王以下矣下武云三后在天云其諸
王季皆云公季是○箋義雖別於此得賢明德厚之前王云与毛同
疏云云諸侯以賢人別其族諸侯順之卿大夫能勤明其德
者其祿卿大夫別法其所爲扞蕃扣槃失而奄有矣

天作箋先王先公也箋云大王已下先公謂大王之下先公諸侯至不密
天保論祠烝嘗于公先王傳以公爲事明時祀自大王以下矣下武云三后在天云其諸
王季皆云公季是○箋義雖別於此得賢明德厚之前王云与毛同
疏云云諸侯以賢人別其族諸侯順之卿大夫能勤明其德
者其祿卿大夫別法其所爲扞蕃扣槃失而奄有矣

万物既由天生亦非大王所能失故傳又以大王行道申明大義也晉
謂姚詹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
傳蓋本以為說云安天之所作者逆探下句康之以探大荀子王制篇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策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
姓而安樂之夫世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
之此之謂也故列仁及萬物各遂其生即是安天之所作而大之故傳以
安解大也或將安為大字之誤恐非箋以成之成者為說蓋非為彼作
矣句張本
要是判義至謂山興雲雨大王能尊大之又帝注國語秩祀之說所自出矣傳
意不然也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彼彼美民
也徂往行道也彼万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文王則
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俊易之道故也本箋義非也
上言天作高山此言彼作矣是相承之詞不當有二義彼彼高山也岐
即上高山案謂岐邦周石指言夷行路也言彼高山之万物既作矣文王
又能安之彼高山為衆所往也矣故岐周乃有夷易之道路謂陶
之者衆也綿云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白王矣云帝省其山柞棫斯
拔皆與此意同釋文行如字王徐並下孟反箋云有俊易之道是
鄭讀下孟反毛義讀如不我周行正當如字王徐皆從鄭音非是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疏謂於南郊祀所載之天神於北郊
祭神州之地祇也案箋云昊天之大號也其意當如疏所言然此鄭
之誤說前人論之詳矣呂記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

方澤毛義當然南郊歌此詩北郊亦歌此詩一詩兩用故序總之
云郊祀天地也嗟嗟序云春夏祈穀於上帝也春夏兩用潛序
云季冬薦魚春祈鮪也冬春兩用義與此一例上篇天作祀先王先
公也謂祀先王用祭之祀先公兩歌之其義亦然以此知不得謂南郊合祀天地矣
又毛以此篇皆道成王之德與鄭不同疏云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
道德接戎不倦之事僅得鄭義耳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傳二后文武也
基犯命信宥密密寧也箋云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
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
敢自安逸早夜犯信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
天下寬仁所以正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案箋說誤也昊天即

大宗伯所謂昊天上帝是也鄭彼注云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
皇大帝與此郊祀正合此箋又云昊天天大號也者彼以郊與圜丘
為二猶昊天與郊祭武生帝之說不合故距通其稱於五帝遂不
能顧其舊注耳此誤於郊非圜丘之說也
別果未於五帝箋詩則通果未於五帝自相表違矣誤之經言
二后受之則成命即文武所受之命本文自明箋云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
者鄭云郊祭武生帝當以后稷配而經無其文故牽合緯書以為說也
然就其說而不知祭天地固豐配也此誤於配食之說也且鄭說則思文為后稷配天之樂
嗟嗟為郊祀祈穀之樂此鄭義也毛以祈穀非郊此文為郊祀之樂是祭武生帝之詩不一而足而
圜丘之祭寧無聲揆之周公宋作之意必不然矣疏云毛之意不必
有武生之帝與鄭小異蓋授生武傳為說是矣又云今既無踰可授
皆同之鄭焉其誣罔有如此者嗟嗟傳云成王成是王事而蓋非

彼指祈穀事成此當指郊祀事成其義同也郊祀為王者之事
今成郊祀之禮而不敢康則經意自擬主祭之成王誦王明矣為言但成王則
為成是王事之義非謂周成王身耳箋因嘆嘆傳遂以此經為文
武成此王功抑又誤矣按書注周語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
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是先儒皆與鄭同鄭說即本此箋賈唐之說愈
可考此節謂成王非謂周成王身當為[illegible]注其也成王不敢康
[illegible]當擬主祭之成王不不為鄭同也知毛意不然[illegible]向說是詩曰是道成
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此成王自舉謚言之明乃非向自為
解義之同[illegible]非經之成王也下文又曰相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
成乃正於經成王之義是知經之成王為成是王事非指周成王身也非向說
詩又曰夫道成命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蓋謂

成王雖有成是王事之德必推本謂能舉天命而曰文武受之故以
為讓於德義指文武成此王功則二后受之何謂讓於德乎[illegible]
於[illegible]雲訪於[illegible]
[illegible]之類張[illegible]之說耳且所云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謂意尤為顯白
是知成王不敢康以下皆擬主祭之成王言也毛傳悉本周語陸於
成王無傳亦知必與國語同矣賈子禮容篇釋此詩曰二后文王武
王成王者文王之孫武王之子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
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昭民故稱昊天焉蓋與寐以從文
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
道故曰有成此釋詩陸小異然云文王孫武王子是即明文昭定武烈
之德也云蓋與夜寐以下云故曰有成[illegible]即周語[illegible]讓故曰成之義也又漢書匡衡傳引
此詩而說曰昔者成王思迷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陶

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 [illegible]

[illegible]

詩成王身伸難成王為謚故明其義耳 [illegible] 待者以成王為謚固
非知其非謚而並謂非成王之非也又按鄭氏譜云其中也蔡信信
密師古於宥密當以命宥二字連讀並謂以基信為謀基而行之
信寬乃得 師古於宥密命謂命令如馬瑞辰曰命从人卩說文卩瑞
故又曰中於信寬也
何以為信者
信也賈子曰命者制令也與鄭向訓命為信義同是也箋謂信順
天命亦誤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
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
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

天下太平案此箋誤也文武均未得太平致太平者惟成王耳
王言文武又以
箋專太平而後有頌故曲為此說與鄭向釋詩之言不合破廣為
因箋詩並改
光破固為故並用鄭國語之舊說與皇之者義箋亦常有私
誤
同傳皆本國語自然成王誦之之 即鄭向所謂廣厚其心以固龢
訓
之者也然於此祀天地成王主祭不當以於緝熙為美成王之詞
蓋緝曰頌者成功告神然亦子孫勉力保守以致神祇祖考之
意維天之命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我將曰于時保之此
所謂緝熙亦成王自勉之詞 蓋此所謂肆其靖之即于時保之之
意其者期之之辭也非言文武矣此從明傳義
申

我將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疏謂祭五帝之神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

某此疏承鄭之誤說非序義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序於異文王配天此不言天即配上帝者明孝經
特發文以協句耳鄭據緯書五帝為說前人已辨其誤至配上
帝之說則皆以為祭天而以文王配之於是明堂遂為祭天之處
異說多端不可不諧此皆詳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樂記曰祀乎明堂
而民知孝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大戴記曰或以
為謂明堂者文王之廟也五經異義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
此皆可證明序義蓋周公以文王之德古所未有宗廟之祀不足以昭
其盛美故創立明堂於國之南郊以大義文之義而因以為聽政朝諸侯之所孝經所謂
合万國之懽心也事其先王莫盛於此朱傳
萬父莫大於配天惟武王周公以義起之是也若是明堂為文王廟
則非祭天之處而孝經云配上帝者配者對也祀上帝於圜丘在
南郊此祀文王於明堂宜南郊言文王之德足與天為對故曰配
也郊稷配天亦然但祀后稷不為廟故曰郊但文王有廟故曰宮復
明堂要其所配皆指圜丘之祭則一也解者不得配天之義乃創
為配食之說於是后稷所配者一天文王所配者又一天緯書五
帝之說遂蔓衍於六籍而明堂之制亦莫能衷諸一是
帝於明堂以文王配之何故言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乎此
序云祀文王於明堂明祀文王不祀上帝也不言配上帝者與思
文序為互文明上帝即天也此可據序以破衆說之紛紜矣又疏
據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謂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但與序不合胡後幾
駁之是矣但胡又謂武王既沒則祖文宗文武宜為一代定制為優配此但言文
王當為周公相武代行後宗祀文王之案歌陳疏因之遂以此詩為攝

政時事其說亦非孝經言宗祀文王自當在武王之世此序不言
宗則已在祖文宗武之後甚明成王即政後事明矣蓋明堂作
於武王時此我將之詩則成王時所作爲象舞爲武王所以作而非
清則周公作也序文一字不可忽如此蘇緝說經聖人之筆削
豈不審爾
成王時作而不言祀武王者明堂文王廟也宗祀武王於宗廟中
將祀我則有緝熙文以明之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傳將大享訓也以箋云將於享
也我享爲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之神
饗其德而右助之業義義非也維其序之祀誤傳訓[illegible]
亟將爲 大君明堂之祀非古所有故言之大享即蘇文之莫大於配天之
義右者也維天其右之云 以尊天者事文王 於之尊之於天也 盛事莫尊於明堂者惟圜丘之祭未
其非尊者於此 祭天用特牛本尊之文王用太牢先乎 於海

同此[illegible]外配上帝之義矣蓋以明堂配五帝不用則即
五帝有牲五
犢牛羊得天助 祐不佑助人故其神饗其德以上二句連讀云我享羊牛我
此牲物羊牛則是其祭之所誠尊其我
此未及享我而神已饗其德 是羊牛易備之某也 故將不得訓大享也
亦其祀云 羊牛連讀文相承相符於文右本亦作
佑 蓋 鄭改字且爲說與閔此同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傳儀善刑法
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日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
常道以日施政於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
而福之業義非也此言文王所以饗祭者不在羊牛也承上言
大享明堂雖未備禮 極尊之崇 於文王之饗我者固不在此惟善用法文
王之常道日謀四方之事則能大德之文王既右饗之矣陳奐
日右饗雖當饗是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即此之意

意以我將我享之句為祭五帝此四句為祭文王誤於祀食之說
也王肅云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顯饗之仍承箋誤此篇
祀文王不祀天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
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業此經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之義也法文
文王之常道當常為何乎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是保安國家世家承
享祀矣言文王之德為天要冀是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字所以震上天之威我
文王畏天故作文王者[illegible]於此[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于遊田之事也
其夙夜畏天之威所以法文王之典義以對觀而益明矣
箋謂安文王之道亦非

時邁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
岳之下而專禪也書曰案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蓋此箋蓋附會緯書為說也專禪之事經典
無此篇巡狩堯典言又非專禪之事箋必牽合為說者大戴禮注引鉤
命決云專於泰山考績柴燎是其所本白虎通義王者易姓
而起必升專泰山所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庭天之下太
平功成專禪以告太平也又云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
神也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之周太平專泰山也又曰望山者
嶽允於翕河之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是三家之說更以殷篇
為專禪之詩誤與此同[illegible]不言專禪[illegible]
又據白虎通義望祭山川祀羣神也則箋引徧于羣神正以證望
祭為專禪耳後漢書建武三十二年專禪山川百神皆從祀
蓋據時制云云也疏謂此句為衍非是又疏申序云謂武王既
定天下而巡守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典

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
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
明此詩周公作也。諸家皆從其說。此箋義可序意不
必然也。果於郊禪白虎通義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
成王乃巡守也。後漢書注引韓詩亦箋此成王義，皆與毛同。又
史記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
所記者十有二焉。於周則稱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然則印以封禪論之
亦為成王詩矣。鄭注於左傳之文以此及武桓賚四篇皆武王詩
非也。詳見賚篇。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傳：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
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
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
賢知使為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
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以軍從，其至方岳（攢號有此三字，各本皆脫）
之下，來安群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天
之也。案箋義非也。王謂成王也。下句允王保之與曾孫篤之子孫保之
于時保之文法一例，是自宜指成王。此允王維后與下句同，則不得
為武王明矣。右者，助也。序，緒也。實右序有周，言天尊寵其德使
繼其緒也。薄，詞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且詞
懷柔也，具三句，紫祭天，明四海是望祭山川，允王維后言成王能
為天下君也。毛卽阿百神，爾主矣之意。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安之亦其義也傳訓高嶽為岱宗者般傳云高山四嶽也四
嶽皆於衆山為高代山宗又於四嶽為最高故知高嶽代山宗矣書序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孔
傳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証淮夷作費誓王親証
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授此是成王親往証奄與史記合則
成王東巡守至泰山者在是時矣又書禪書云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
薄言震之蓋即拉伐奄之事歟
武王克殷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書禪則追
之矣此雖論書禪亦足明武王無東巡泰山之事又後漢書李固
傳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云動之於內而庭之於外者也
辛懷注薛君辛白曰薄發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庭也莫
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韓
詩雖訓詁小異然以為成王詩與毛同鄭習韓詩而不用其義又
與毛不合殆為失據矣
明昭有周武序在位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整也箋云昭見也
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為周家也以其為後人用次第要位言此
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案箋謂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
不誤其以後人為說則非也傳云未然又云不整明此武序在位者
謂成王之子孫繼世者也言明矣我周之為天所子昭然矣其後
嗣用得繼緒而在天子位也上言成王能為君此言繼成王者可預
知其卜世綿長故曰知未然曰不整也疏據箋申毛誤甚有周之
也箋謂子為周家與上實右序有周同義異義失與文王篇
有之為孫子箋同

戎戎干戈戎櫜弓矢侍戎聚櫜韜也箋云戎之言則也王巡
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文著震疊之效也案箋義服也此
戒諸侯當息兵也承上言我周之子孫式序在位明昭不終矣
是天命有歸灼然共見爾諸侯亦當聚爾干戈韜爾弓矢無
為妄干天位也與文王篇承言配命自求多福意同成王之世
殷民未靖商奄蒲姑時有蠢動今伐後天下故因巡守而言及
此所以絕諸侯之覬覦者至為深切猶周世作每方之言也箋
以武王不復用兵為說失之矣左傳杜注周語引詩皆斷章取義杜
韋曲注皆本鄭箋為詩諸家皆授以申毛義非是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傳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
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案頌大
者稱夏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案箋義
非也懿德謂諸侯之有美德者時夏以思文陳常于時夏謂之
當從朱傳謂中夏之我求諸侯之有美德者陳布于中夏之
國也上戒其息兵此文示以為德皆巡守所宜有事也允王保之與
我將于時保之語同皆寓勉成王意別不得指武王明甚語氣不合矣
周語引此詩而釋之曰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
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哉宣十二年左傳亦曰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皆謂保天命以有此中夏之大也美從箋說則緬案名夏保此案歌之美恐為不詞
必生作詩之後豈有詩未終篇而即曰陳于此以為夏者胡後箋
已駁之矣○疏引春官鍾師注呂肆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
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主謂以文王廉鳴之之則

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哉在樂章樂崩之從而
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
大者皆稱夏耳案疏說非也鄭明云皆頌之族類何云非頌乎馬
瑞辰曰所云頌不能具謂頌不能備有九夏耳其以肆夏為時邁
等篇正同呂說故此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箋云夏之屬有
九正義云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失鄭旨矣是明疏誤

執競

執競祀武王也疏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案此疏誤於
箋說非毛義也首四句述武王之功自彼成康以下皆云成王祀武
王之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侍無競之也烈業
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箋云競強也能持
強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強乎其克商之功業云其強也不顯
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案
箋義非也傳云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者謂成有天下之大功
而安享之也中庸云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是此詩之義矣箋云成安祖考
之道者彼誤以鐘鼓喤之以下皆武王祭祖考之事預探下文
為說耳疏申毛云安之謂安祖考也其意與鄭同非惟不解傳
義並鄭所以易傳者亦未能明也

自彼成康卷有四方斤斤其明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卷
同也斤斤明察也箋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

命伐紂定天下為周明察之尺斤之名也案此箋誤也此云成王
用武王之道也彼之武王也成王總武王能用其成安之道故得同
有四方斤之名明察（言照臨四方）也此即中庸子孫保之之義
鐘鼓喤喤磬筦將之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之既疏既飽
福祿來反傳喤喤和也將之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
復也箋云反反順習之額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
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各嘏辭也羣臣疏飽禮量遠者
以重得福祿也案此箋誤也此（正云祀武王之事）帶中庸所謂宗廟饗之者正云祀
事故序云祀武王也其箋之說則是武王祀祖考非成王祀（顯）武王與
序違矣大義既誤故所說多事強不合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皆
指所祭者而云（見）武王（之神有靈）降福於成王也烈文錫茲祉福傳云文王錫

之彼祭文王為文王錫之此祭武王為武王降之其義同矣箋謂
神與武王以福又謂衆大各嘏辭皆經（意）所無一也抑篇威儀反反
傳反反之重慎也此傳云難也意與彼同言威儀甚難（以）見主祭
（故能受福）（即不戰不難受福不那之意）
者重慎正祀時之事鄭以為武王祭祖考則是追述往事非
（以威儀甚難拖之）
目所見不所祭之神於理不宜故易為順習之額於反反實無順
習之義二也既疏既飽福祿來反言祭畢而蒸之事楚茨云
既疏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意與此同皆指當時
實事為箋之說則是追述武王祭事羣臣疏飽非目所見往謂
宏文服其理矣三也疏皆以毛同鄭誤甚傳難也釋文量音孔
疏亦讀如字不誤或謂難即儺字言行有節度也以就箋（順習之）說
非是

里文

里文后稷配天也疏周公既已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武之帝祭
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迷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言而為此歌焉案
此疏沿鄭之誤非序義也鄭說郊祀配天其誤有二一以郊為祭
天之名此誤解郊之義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郊宗對云其祭宗為祀文王之名則郊為祀后稷之
名審矣禮運曰祀之郊也禹也宗之郊也契也祭法曰殷人禘
嚳而郊契周人禘嚳而郊稷魯語同六卷七年左傳孟孫子曰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此皆以郊為祀后稷之名非郊天之郊
也一以配天為祭天而以后稷配之此誤解配之義也配天者祭天
於圜丘在南郊今祀后稷不於太廟亦於南郊以此郊祀配彼

彼郊祀故曰配也中庸曰高明配天左傳曰山嶽則配天義與此配
同非配食之謂也於二者之誤揔歸一致考漢書元帝中王莽
言孝文祭太一以高皇帝配孝武祠太一亦以高祖配蓋其時
方士之法不諱配天之義創為祭天而以祖配之說文帝信之乃
以高祖配太一其後遂為漢禮其後儒者萬位時制用以解經而
配天遂誤為配食既為配食則郊自不得為祀后稷之名而岐說
益多矣議者但以郊祭武生帝既為非然未得其致誤之由也此
序言后稷配天明祀后稷以配天非祀天以后稷配也不言郊祀者
與我將序為互文彼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此為郊祀可知此言配
天則彼為配上帝亦可知皆本孝經之文也毛公得之傳於
蓋言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傳極中也箋云克能也
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
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美都作乂
天下之人無不於此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業幾非也思詞
也思文后稷與思齊大任向法正同立即謂立極也言立我烝民
之極者莫非爾后稷之功倒文以便句耳成十六年左傳申辨時
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於
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周語萬
良夫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
極於日昧惕惕怨之事也故順曰思文亦引此詩是立極之義矣
箋疏猶其來牟之說故改立為粒馬瑞辰曰皋陶謨烝民乃粒

史記夏本紀作衆民乃定作粒者假借字耳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傳年麥率
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
涘以燎復昔史流為烏五穀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
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疆之
於女今之經界乃大為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者之功於是夏
而歌之夏之序為九出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法案
箋義非也我之民也與上立我同后稷貽之也書曰如后稷播時百穀孟子曰后
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與此意同正指來
牟者舉一以例餘也界當從粒文本作介介之大也無有與上爾極同
爾者爾后稷也此疆謂今周之天下無此疆爾介言后稷不王也時

夏詔中夏与上篇同言后稷稼穡遺我民以來年之麦此乃上
帝命之使用以育養我民者也然后稷不得及身而王
之功故今陳其此祀天之常禮於此中夏以報其郊鯀郊契夏商已有其者周因之
子偽太誓之文本不足援然彼言穀則非麦且言武王事又非后稷
特以緯書為章
事上下緣强合其失易見經下句義尤未遠至傳故後儒
亦多不從其說至傳義久晦實為難明蓋嘗覃積思累日乾而後
得之覽者審焉○無此疆爾界名本同唐石經初刻界後磨
改介阮氏校勘記云釋文介音界大也是釋文本此字作介也
考箋無此書竟於女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云無此書竟於女之
經界者說經疆爾也經界之界鄭自解義之釋非經中之介云
乃大有天下者訓介為大乃經中之介也正義本亦自不誤不知者

誤認箋中界字為經中介字乃改經耳此唐石經初刻之誤而
各本同之者也段氏說同此勘證經字作介是也作界者鄭
改字耳箋以無此書竟釋無此疆三字以女之經界釋爾界二
字語意甚明其云大有天下乃鄭自解義之詞以与上廣大基子
孫之國相應耳非以大釋經之介也且介之訓大自是毛義鄭
皆訓助不訓大也阮說非陳疏胡後箋更以作介訓大者為非蓋不悟鄭
故不知界為鄭改字
傳訓大之說爾○傳年麦段玉裁曰傳年上脫來字當作來年
麦胡承珙曰來年者詔瑞麦為來年是來本非麦之通名故
古人祇稱麦為年累言之則曰年麦
傳不釋來字陳奐曰傳釋年為麦則經中來字為語詞此勘證
段說是也疏申毛說引孟子辭麦又引說文云來周受來年也
一麦二年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正釋來年為麦之義是

孔本傳文有來字考說文瑞麥之義與箋說不同說文於天所來也之下又云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牟是許以行來之來為來牟引申之義則所云周受瑞麥來麰（來之為字即象麥形）者即后稷所受即天降嘉種之意非武王所受之穀也胡氏後箋乃於（謹以說文瑞麥與箋同）書易卦但有來字在周受瑞麥以前失其解矣傳據釋來牟為麥或亦同許說嘗而別解牟今本傳云來字蓋讀者見箋以來為來也之義則來牟為麥與解不合妄刪之矣釋文云牟麥也亦無來字

毛詩箋疏辨異卷廿七

歷城李□□ 譔

周頌

臣工之什

臣工　四月廿四日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疏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及時勸農業疏謂鄭說非序義也首四句勒諸侯之保介以下勒諸侯之臣也此遣諸侯之詩故經以歸（序雖云遣於廟不云何廟）固□□蓋春時遣也疏據箋謂諸侯以孟春朝而來陳矣曰廟太祖廟也太祖廟后稷之廟故詩次於思文噫嘻之間其說是也序言諸侯是助祭承上篇（序文）蓋即助郊稷之祭郊稷以祈農事故經皆即農事言之（所謂郊而後耕也）但此遣諸侯不與郊助祭同日何者郊祭在郊此遣勒則在廟

雖皆為后稷而其地不同故知然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傳嗟嗟勑之也工官也公君
也箋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
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敬
如在君之事王乃不理如之成功如有事嘗來謀之來度之於王
之廟量自當某義非也傳訓工為官臣官於臣職謂諸侯也
在公謂在王朝助祭也釐予也成謂助祭禮成也昊天有成命以郊
祀禮成為成嗟嗟以祈穀禮成為成各指其事言也言嗟嗟爾
諸侯之盡其臣職也各能承爾在王朝之事矣今助祭禮成王
來予之來與汝謀之來與汝度之如下文所云也箋以臣指諸侯工
指諸侯之臣在公謂在其君之事方勉其敬君之事乃以稱其
君為臣名之正不正之量能順乎鄭必云爾者彼以下文保介為車
右故此先勑其卿大夫則為下張本耳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傳田二年曰新三年曰畬箋
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戚來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
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盡之勑其車
右以時事如歸嘗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
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某此箋沿其注禮之誤也此遣
諸侯於廟車右所量衣甲入廟之理新畬又非車右之事則保介
不為車右明矣呂記朱氏曰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
也鄭氏之說近晦不若高說之明白是朱子亦以高說為優是也但
右也
不必如集傳以為農官之制耳 考呂覽孟春紀文與月令同惟于

參作參于高注云保介副也御路也我來耜之具於藉田路於
保介之間攝用之也如彼注則天子親載來耜措之句參于保介之御
間二句當斷讀言至其地而後於保介之間非於車中也彼下文云
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月令無田字然則保介者謂天子
之副即三公是也以彼例此則經之保介當謂諸侯之副即從來之
卿大夫司儀所謂及廟惟上相入者是也從諸侯入朝天子者
臣從行謂之介卿大夫出聘亦有之毛公以其通稱故不為傳耳今
月令誤以參于作于參遂合為一句則似置來耜於車中故鄭以下
保介為車右矣然月令彼注云保猶衣也疏云保即襮保之謂以被所以衣覆之見故
云保猶衣也檃此是直改保為襮也然保介為襮甲介言被甲文義亦殊未自可此箋
非不明改經也與襮注同也又箋以莫春為周之季春亦因月令保介
之文在孟春故曲為之說其實詩曰周正也呂記朱氏曰先儒謂蔣
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祭事猶用夏正此不易之
說也鄭緩在啓蟄之後此當於祭無後諸侯願計其間國事則莫春正
謂建辰之月矣下云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是麥秋將至也庤乃
錢鎛者觀銍艾是農乃豐麥也時之早晚經文自明下箋則將
為大刈皆為久者委曲以就己說耳
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傳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
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案箋
義非也奄同也觀視也同視諸侯及保介當同此宜我觀之指銍艾
麥秋時也鄭以經云刈穫與孟春之說不合故云終久為多為迂計檃此
之詞耳疏者久釋詁文彼奄作淹蓋鄭讀亦雅以淹為奄故

[illegible]改爲淹也傳訓鋤爲穫未陳矣曰良耜傳挃挃穫聲也鋤者
挃挃假借禹貢二百里納鋤傳鋤[illegible]刈[illegible]禾穗鋤亦挃也其說是也
疏引釋名說文以鋤爲穫禾之器恐非傳云
釋文引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鋤義與傳合

嗟嗟

嗟嗟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云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
龍見而雲是與某此箋引月令不誤而其解則非也月令孟春之
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之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是
鄭注經之意也考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冬至圜
丘之祭也鄭據以釋元日祈穀誤一襄七年左傳孟武子曰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彼云郊祀后稷非祭天也鄭又以謂祈穀上帝誤[illegible]
撥厥所由蓋皆誤於五帝之說也

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是郊天之樂也思文序云后稷配天是
郊稷之樂也此序云祈穀上帝是祈穀之樂也三者事不同故各
有其樂鄭皆合爲一而更爲三詩是於五帝之廣順不正而於天帝
皆不之及也豈其然乎至雲祭擾然衣序靈星之尸當是水旱
之祀又祭后稷非上帝箋以當祈穀則又誤於月令仲夏大雩帝之說也詳
總辨
郊特牲云故祭有祈焉有報焉豐年序云秋冬報也與此
序正相應而首尾故知祈穀自是祈祭不名郊亦不名雩矣若然
經傳於夏不見祈穀之事而序云春夏者春夏長養之時皆得有
祈故周之祈禱順時爲二祭不得以書所不見別求雩祀以當之也
嗟嗟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傳嗟歎也嗟和也
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嗟嗟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於種

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亟矣詔先被四表格于上
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案箋義
非也傳云噫歎嘻和者此從釋文本胡承珙曰說文和相應也蓋以噫
為歎而嘻和之是也云成王成是王事者猶成王為謚故解之祈
穀祭天是王者之事今舉其祭是成是王者之事也言成是王事
而先云噫嘻者見其難也周自后稷形稼至今有天下致太平乃
得作樂以成祈穀之祀故唱歎發之爾女也女農夫也昭假與昭假
無贏昭假于下義皆同王者之事成況昭明至極於爾農夫言
天命在周已為將爾天下之民所共知爾曷不宅爾田爾田乎故即從
之云率時農夫播厥百穀也時遵告天而云我戰干戈噫嘻祈穀
而云既昭假爾周頌每於成功告神時寓禁暴定亂之意周公之
作罷徒於卦箋意以為英成王之詞殊失經旨又以農夫為主田之
吏然以就其一部一吏之說義尤迂曲○疏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
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為歎以勑之傳
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為歎勑也案孔本傳當作嘻勑
也今各本皆作嘻和也蓋用釋文改之惟相臺本作勑也誤為得孔
意於授經傳考之嘻勑之訓義實難通自不為從釋文本作和也為長胡
後箋辭之允矣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而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數富其
民而讓於下數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為極其望也箋
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
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
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

徐千夫有澮〻上有遂萬夫有川〻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
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万夫故有万耦耕言三
十里者舉其成數粟箋義服也尔私尔戎田也尔耕尔公田之耕
也上句言私下句不言公者互文可以傳說云私戎田也又云言上非當
其戎而讓於下非民之大發其私田者明上二句為上讓其下之詞
則下二句為下讓其上之事不言可知舉上以明下也經文上讓其下而曰駿
發尔私民亦讓其上服尔耕公田之耕至於十千維耦矣亦者亦上之讓
也此於穀上帝而言上下交讓者呂記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爾耳
是以先之天也照饑論取下篇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
後發尔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義與毛合王肅云三十
里天地合一所之而三十里則天下編解傳各據其望之義甚精箋以
周禮說故以三十里為万夫之地蓋沿其鄉遂不用井田之說胡承珙
曰此詩於穀上帝以天子而戒農播穀何以言正及鄉遂而不
通於畿甸采豆明鄭誤鄭說見周禮匠人注此箋引遂人之文以
證鄉遂用貢法也甫田箋引司馬法以證邦國用助法也其蔽
正同一部一吏未詳所出俟考

振鷺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疏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己三所以
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駿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
子禮祭其祖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
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案此即諸侯郊禘之禮而誤者也
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明周禮

郊祀后稷即仿夏殷之制非郊天之謂也文二年左傳曰宋祖帝
乙郊祖厚王雖不云禘以魯之禘其祖所自出之義推之其為禘其祖所自出必
矣以宋例杞亦必禘其祖所自出可知非祭其祖祖受命之王也自以杞宋
之郊為郊天而郊稷之義失自郊稷之義失而魯之郊不明矣
自謂杞宋為祭其祖受命之王而二王之後禘祭之義失因二王
之後禘祭義失而魯之禘不明矣其誤豈淺鮮哉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興也振振羣飛貌
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
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為鷺於案箋義非也于
彼西雝言鳥知所嚮往也云西者杞宋皆在鎬京之東其來助祭必西
行故云其方以明知所嚮往也斯法也此助祭也下句在此義同亦
有斯容云有助祭之禮容也白鳥興潔白之德耳不得謂客有鷺
之威儀也凡頌之體皆指其事而言至文云錫茲祉福錫此助祭
之諸侯也此經亦有斯容有此助祭之禮容也噫嘻傳云成王成是
王事謂祈穀之事其義亦同箋以斯指鷺失之呂記蔣緝以西
雝為辟雝蓋本韓詩之說後漢書邊讓傳注引薛君章句云
鷺潔白之鳥也西雝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
之人也與經我客不合其說非也

豐年

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案此箋誤也此報上帝
之樂歌也呂記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

疑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有文耳其說是也載芟序云
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也亦一事相首尾與
此同箋云嘗烝者蓋誤於烝畀祖妣之文耳夫嘗烝以宗廟時祭且周人自有報祭
畢非報祀之謂也豐年又非可祈於祖考何報之有魯語展禽
言之禘郊祖宗報五祀而云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是
周之報惟高圉大王而已豈宜嘗烝之祀統名為報乎又周頌
所載祀文武祀先王先公多有其詩明四時之祭皆歌之也今以此篇
為嘗烝之用以王諸篇但用於春夏乎益不然矣胡後箋以秋冬合箋
說引月令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及孟冬大飲烝之文以為秋冬報祀
群神亦名嘗烝與廟祀之秋嘗冬烝同名而異實箋以報為嘗烝誤
謂四時之外別有嘗烝尤誤箋云正據烝畀祖妣之詞報祀
別有嘗烝既未毛旨又失鄭意矣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傳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万至万曰億數
億至億曰秭箋云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案此箋改亦為
奕與噫嘻篇同亦者亦他年也見豐年之非一傳云廩所以藏齍盛
之穗者明萬億及秭之數據穗言之也鄭於周禮廩人注云藏米
曰廩故此箋以穀數言之明其不藏穗耳又伐檀傳箋云十
萬曰億則秭之數亦當不與毛同也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傳皆徧也箋云烝進畀
予也案序箋之說據此經而誤也此陳豐年之功明所以報上帝
之意如烝畀祖妣謂宗廟之祭也以洽百禮凡饗燕之屬用酒醴
者皆是言酒醴之用廣也於祭事則可進祖考於他事又可洽百

禮皆賴黍稌之為是上帝之降福甚徧故為此報祀也賓之初筵
戎芟皆有此文義同箋於賓之初筵以為大射之禮此又以為當然
之詩胥失之矣

有瞽

有瞽犯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樂合者
大合諸樂而奏之疏言合於大祖則特告大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
廟以樂初成故於寢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
大字此大祖謂文王也案無大字者是也經云先祖是聽故序據以
為言有大字者蓋涉雖序而誤釋文云而合乎祖也本或作合
乎大祖是陸本亦無大字也今各本皆從釋文本也校勘記曰雍
序云禘大祖也鄭云大祖謂文王若此序先云大祖不容鄭不解之

正義以彼注云謂文王者傅合於此非也足明孔誤箋云大合諸
樂者胡承珙曰自清廟以下皆周初所作樂乎合樂者即合此諸
樂也於義當於疏誤以犯作樂為犯作大武之樂因以合諸樂為
合諸樂若即經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失之矣序云犯作樂
謂凡周公犯作之樂不專指大武也合者即合此犯作之樂及疏之
說則鞉磬柷圉見於虞書非周犯作之且其樂之成如八音畢
來只是大武樂自成箋不宜云大合諸樂也稽古篇謂諸樂並六代
之樂亦非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
柷圉傳瞽樂假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
曰鼎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羽也樹羽置羽

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〻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箕
云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人
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〻
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箋義爾
也傳以樂官釋瞽則凡為樂官者周禮大師小師皆是不但瞽矇之
職也傳既云應小鞞田大鼓又云縣鼓周鼓也明應田皆縣鼓
又見鞉鼓為殷制不縣也經傳不見田鼓之名又字稱田非鼓名云
田大鼓者蓋謂田為大鼓之聲猶大鼓有名田者也采芑伐鼓淵〻
振旅闐〻傳淵〻鼓聲也又曰振旅蓋互文見義明闐〻亦鼓聲
故箋云振旅伐鼓闐〻然孟子曰填然鼓之趙注填鼓音也田與
闐填字同凡大鼓皆可謂之田矣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鼖小者謂

之應此經應田並言之則田之文已兼鼖鼓鼓在用靈臺云賁鼓維鏞
傳云賁大鼓也賁即鼖鼓字同彼文在虡業維樅之下明與鏞皆縣
之此應田亦即承設業設虡之文故知應田皆縣鼓矣陳傳疏據傳
縣鼓周鼓之文謂應即夏后氏之足鼓田即殷人之楹鼓鞉即為
周人之縣鼓殊誤 商頌置我鞉鼓 那傳云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
鼓周人縣鼓是鞉為置鼓傳有明文置鼓即楹鼓亦即建鼓
莊子云負建鼓以求亡子建鼓可負則以楹貫之其形與鞉同以之
同謂鞉為縣鼓字陳云以殷之鞉為置鼓周之鞉為縣鼓尤非周禮誤於孔
論語皆有播鞉鼗之文別周之鞉不縣明甚彼
疏合諸家之說並[illegible]夫犯作樂者謂一代之詩歌樂舞無謂作樂之序
之也據崇以求[illegible]非序[illegible]云[illegible]矣 犯作之義失序 箋改田為朄蓋三家之
說周禮大師鼓朄鄭注引詩作朄是其所據本不同○疏或

曰盡之謂既刻又盡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案孔謂傳為兩解是矣
云既刻又盡之則非也傳云或曰盡之則捷業為鋸齒是刻木為鋸
齒形可知刻則不盡之則不刻故二說並存若從疏說則是既刻又
盡何得云或曰盡之乎孔為此說者誤在以業牙與業為一故也其申
傳云其枸之上加飾大板側著於枸其上刻為業牙似鋸齒捷
業於故謂之業牙即業上之齒也彼以業牙與業為一物則鋸
齒即是可縣之處不刻將無以為縣故曰既刻又盡矣不知
鋸齒是業上之飾（之枳為枸）業牙是所以縣之地物為業上之飾故傳於
業則云飾枸（為縣）程業牙則云差於上飾可以縣也明二者不同明甚陳
奐曰詩有業又有業牙靈臺有業又有樅其為二物明矣其
說得之陳又援段注說文謂傳或曰盡之或曰二字乃以白二字

之訛則非也許云以白盡之者即傳所云或說耳毛公爲存異
說意在闕疑天保傳云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義與此同說文作
以白盡之僅得其一未可據彼改此也
既備乃棄箭筏傳舉箋云既備者懸也輮也皆畢已也乃棄
謂樂作也案此箋以禮說詩之誤也周禮大師下管播樂兼令
棄鼓輮鄭注云鼓輮管乃作也故此箋云猶之是箋說則經於
祧磬柷圉之下當更有鼓輮之文乃合今但改田為輮又以輮即鼓
輮（則應輮縣鼓一句之內鼓不鼓何以別乎）經以乃棄承應田之等以傳舉屬箭筏之下（既備者明虞業及應田之等皆
備設之也）互文耳不必為禮禮家拘之於作樂之節次也
我君庶以永觀厥成箋云我君二王之後也長易其成功謂深
武於和樂遂入善道終世懲過案箋義非也朱傳云觀視

也成樂闋也於簫韶九成之成是也永久觀此作樂之成語長
來助祭也

潛

潛季冬薦魚春秋鮪也箋云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
新之者語於宗廟也案箋語冬魚之性定其說非也魯語里革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震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豐川禽
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無宣氣也韋注曰降下也寒氣初下
語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語孟春建寅之月蟄
始震也是時陽氣起魚涉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無宣氣
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按
此是季冬寒氣稍下陽氣漸升魚將游泳故取之以宣氣

不因魚性定取之也且里革又曰魚禁鯤鮞以類推之則魚之性
定當為王者所不忍取於子不射宿之義故魚麗傳云獺祭魚
然後漁明俟魚動而後取之也箋之所云失其義矣月令季冬
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鄭注云此時
魚絜美說經不同其失一也王者順時氣以蕃庶物乃乘其性
定絜美之時取之以供口腹之於河以示天下乎於魚麗之傳獺
祭魚然後漁月令獺祭魚在孟春而季冬先得取魚者明薦
寢廟則然其王及國人取魚必俟孟春也○疏韋昭以為薦魚
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
薦但自經文不見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云不當課也此勿
案韋注唐云孟春誤矣者語唐解國語誤耳非語里革

誤也孔並失之

猗与漆沮潛有多魚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槮也疏漆沮自豳歷岐
周以至豐鎬以其薦詩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云豳云岐周者
鎬京去岐不遠故舉而言之其實此為潛之處當近京邑案
疏說非也傳云岐周之二水者正明為潛之處胡承珙曰岐周為
興王之地取其所有而薦之亦不忘本亦思其所嗜之意是也周
自大王相遷岐周今薦詩宗廟必取岐周之產蓋知天作序
所云先公正指大王之季年明周家時○案廟已祀上至大王而止或因傳
云岐周將此祀岐周別廟之詩亦非○疏槮字諸家本作米邊
尒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
案此与釋文互異校勘記謂槮字乃郭璞所改不可轉依以改詩

傳當以釋文本為長胡承珙曰積柴之訓義本李孫非郭所改
釋文又云槮字林作罧說文罧積柴水中以聚魚也然則罧為
正字槮為借字即舊詩傳作槮亦以槮近故借投米養魚之
說恐是望文生義耳此易謂二說皆是也毛意借槮為四林其義
其字則仍作米之方槮何以明之淮南說林訓釣者靜
之罧者扣舟高注罧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閔擊
舟擊藏柴下壅而取之罧讀沙槮接高注罧讀沙槮正与
傳合故知說說作米旁為是傳蓋舉今以明古謂今之槮即
詩之潛即今之槮尒

雝

雝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禜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案此

義誤也禘既為大祭不容祫更大於禘義云孫志鄭於大宗伯
注云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彼云以肆獻祼為
祫饋食為禘而周禮肆獻祼在饋食之上故云大於時祭小於
祫矣今考儀禮特牲少牢皆為饋食禮鄭目錄云特牲饋食
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
禰於廟之禮是大夫士皆有饋食之禮則饋食非禘明矣又特
牲注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然則薦孰之牲
體及黍稷用生人食道以事其親謂之饋食薦血腥及爓
用神道以事其親謂之肆獻祼天子諸侯之祭先有爓朝踐
饋食獻之事至迎尸後乃進熟體黍稷卿大夫則但進熟體黍
稷無獻祼之事故特牲少牢但稱饋食耳周禮列肆獻祼饋
食於時祭之上正以先天子宗廟之祭皆無此二者與卿大夫之禮有
實非禘祫之謂也鄭於誤解彼文此何用其舊說耳疏引左傳及公羊為證未必志鄭之大祖謂后稷
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云七者大祖及文王
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是鄭亦以大祖謂后稷矣此云文
王者則又牽於四禘之謬說也鄭注祭法以祭天圜丘也祭地方澤
也郊祀后稷也饋食先王也四者皆為禘圜丘以帝嚳配方澤皆方澤及郊
祭祀以后稷配方澤之配見曲禮孔疏將饋食之禘不言所配據元鳥序箋云三
年喪畢祫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與長發大禘為鄭未考
不同是鄭意五年再殷祭者將指群廟饋食之禘即禘祫志所謂太王王季以中閒祀是
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
是也蓋既誤以圜丘郊稷皆為禘彼皆遂追所自出之帝不同於宗
廟則宗廟之禘不追所自出自專於始祖后稷故牽會禮者之禘

於莊子為說謂宗廟之禘各於其廟此大祖為文王之說所由來矣
大頌皆作於成王之世文王成王之祖豈得稱大祖且禘者以追所自
出之帝而名者也若不追所自出而名之為禘何以異於時祀而
獨謂之大祭乎大抵鄭於郊禘其說多端彼此相顧益致衆剌
非後學所能強解也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禴秋祫則不嘗唯
天子盡之則毛以禘者四時之間祀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享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秦蕙田五禮通考力主其說
此不易之論矣是也帝嚳云廟常祀所不及唯禘則追祭於后稷之廟大傳所
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是也疏謂毛之意亦如鄭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誤甚云禘大祖長發序云大禘者互文以見義也祭法云殷人禘
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明殷周之禘周矣長發言帝立子生商此不及嚳禘祭以夏傳有
者文不備耳

明文疏謂毛以此禘為在春亦非也○疏此祭文王則於禮嘗禘而
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詩人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
故其聲不為廟諱及採同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量猶
可案此疏誤也頌皆周公所作故國語稱周文王之頌非如列
國歌謠採自民間也詩書不諱謂誦讀古人之詩書耳豈宜
祀文王之詩直斥其名乎陳奐曰曲禮廟中不諱鄭注云為有
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量二也於下則諱上然則此詩有
事於后稷故不為文王諱是其義也此足正箋疏之誤
於薦廣牡相予蜱祀箋云於薦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
陳祭祀之候言得天下之歡心案詩中於字毛無讀為于者靈
臺釋文於音烏鄭名字是其例文王傳云於歎詞此亦當然蜱

祀謂（陳此）禘大祖之祀箋訓陳不誤但鄭於楚茨讀禘為剔此不然
者彼於周禮之注以禘祫祼為祫與禘此禘（祭与其說）不合故不得与
楚茨同也至以百辟諸侯分配辟公之文誤与烈文同
假於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傳假嘉也箋云宣
徧也嘉於其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
基也（業）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有）才智以文德武功為之民故案箋義
非也假於皇考綏予孝子（二句）當屬上讀（言今禘祀者為皇考也）禘祀於禘則皇考即
指大祖謂后稷也（楚茨皇尸戒起傳云皇大也此亦當然）胡承珙曰祭法五廟皆曰考如祖即曰祖考故后
稷可稱皇考通典引逸禮禘於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
二尸又曰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則綏予孝子即
為成王封后稷之稱其說是也宣哲維人文武維后二句當屬下

讀言蒸及皇天之由也宣布也宣哲維人即天雅所謂（棫樸）王遐不作人
烈文豐競維人之義（言）宣布哲謀維得其人（者）懺文王武王之為君
則然也禘大祖則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今）但稱文武者舉盛而言也
箋合四句釋之失其義矣
蒸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傳蒸安也箋云繁多
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陳瑞應豐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
助之以壽考與多福祿案箋義非也克昌厥後即是蒸及皇
天之驗天鑒周德故令其子孫昌大是文武安及皇天矣（於非）
由文王武王能用（賢人）（推樸）（昌以致此故必知明言宣哲維人）（其數天眷）（文王之德）（文王之德）（文王有十臣而治然後知）
文之造周武之蒸（其數天眷）非偶然也夫是瑞應之謂乎綏我眉壽二
句（又）特申言克昌厥後以起下文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
以得壽考与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与文德之母而然
為稟箋義非也此承上文今我致大平旧業禘祀合食文武也
傳云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若明此經謂五文止句之烈考本依后相維亦有
邑義下句云文母明如有文王經不云文王言文母者誰是取韻
亦以見禘祭亦及后妃也右尊也朱傳曰尊也寔亦尊也是既有烈考
周礼所謂享右祭祀是也
亦有文母正與与上文武維后相維王肅疏云王肅論引禘于大
廟遂語之昭尸穆尸其祝詞總稱孝子孝孫則是文子並列5
此經正合足明禘祫志鄭說之誤箋訓右為助失与我將箋同

我見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疏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
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
歌焉案此疏誤也序云始見乎武王廟明前此未嘗見也禮經傳無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明此成王免喪後始朝諸侯之詩矣毛鄭屬攝歸之義皆
政之年未聞而此篇為免喪後作則同但毛以是時周公方攝政未歸政成王
鄭以是時成王即政周公未攝其時何如之又不同也金縢云武王既喪
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是武王崩後周公即東征在成王元年也攝政雖攝政故流言雖流言其事皆
金縢云居東二年東山云于今三年則成王迎周公在三年也以三年
之喪計之武王以十二月崩免喪當在三年之正月周公嘗於此時春
致政成王而金縢云秋大熟東山之周公之歸云鸛鳴于垤婦嘆
實行則是在秋於春時周公尚未歸故不得致政也周公既歸之乃成王
年甫十六矣而尚幼多難故周公雖除喪猶攝政至七年乃反政以成

王年長可以任事而後陽之也夫周公攝政之詩而作之哉見厥王
庶此時諸侯犯見王經云我見厥王曰求厥言明諸侯新邦嗣王則所
則武王崩後成王已嗣位而知成王既嗣位周公得攝政則攝政
謂此見未在免喪之年必去免喪之時未久于未此毛義雖早晚未可定事
者攝行其事乎此居天子之位可知此毛義實郊以免喪後有居
在故知毛言必在攝政之三四年
東二年復有攝政七年於時去武王之崩益遠立二廟益久豈宜
諸侯犯來見廟王孔必云陽政後者彼見特以我見厥王是諸侯朝
成王與周公居攝踐天子位之說不便故非為鄭四護平殊不知鄭意
正理以此詩證免喪後成王有即政之事也何則鄭以居攝為踐天子
位與郊常喪禮一家宰能政不同則必免喪後先有即政之事既即政乃於攝既於攝
金縢所云居東乃遲居東考其乃流言
時實未攝故不得誅管蔡也周公居東時尚未攝政則攝政之
前常先有成王即政久矣故列文序箋云新王即政外以朝享之
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閔予小子序箋云隆武王之表將即政

所以明免喪後成王有時作鄭以居攝之時作不當在列文之前
朝於二廟也是鄭以二廟為一事皆免喪後即政
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父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
也蓋即謂朝廟之祭於則鄭以此篇與閔予小子為一事明矣
不得云犯見矣且彼二篇箋皆謂祭祖考此則祭祢
謂陽政後詩既非毛義又失鄭旨謂與列文篇同廟則為免喪後
遷主入廟之祭明甚若然疏云列文箋以為朝享之祖祭則是
周之正月朝日也於是犯告嗣位不得祭前已受諸侯之朝今云
此篇在列文前者彼箋云告嗣位者明嗣位而後祭告非謂告
後乃得為嗣位也此箋云諸侯以朝禮見成王頭即朝春之禮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鄭云者為免喪之犯見廟之作
所云伯年之者蓋即謂周公呂公可夷毛以免喪之時雖同於周公

誠
此孔說以朝享
在正月朝日當為
四年正月此免喪
春朝
在三年三月正是
此篇在列文之前
矣

東征未遠而不得作頌且天下未定中未若諸侯遂朝則此詩必周
公既歸後之作嘗在三年之冬或四年之春未可知也兩家陸同
為免喪後作而其異有五此本疏概謂歸政後討謬也
曰此厥辛箋云曰此其辛者此車服禮儀之文辛制度也某
箋義非也呂記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此法度文辛以歸治其
國家也陳矣曰墨子為同中篇云周頌道之曰我來見所被曰王
幸此厥辛則此語古者國民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延
受天子之教敕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嘗此之時本無
有教飭天子之教者墨子釋詩辛讀舊辛此古說也毛之意當然
箋之說則下句龍旂陽陽之等即是文辛法度何煩更此之乎
若然傳云龍旂陽陽言有文辛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
鶴言有法度也者明蓋謂是朱辛法度諸侯所之有而東此者車服既

有文辛法度矣然其心不敢自專
則凡禮樂政教皆是不專指車服說傳蓋舉諸侯所自有以
明所此者不僅在是尔疏承箋說遂謂諸侯自此其辛益誤
箋不釋曰字則以曰為詞與毛同疏云將自說其事故云曰以目之
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云曰也亦非
休有烈光箋云休者休於盛壯疏此析和鈴革如是休於盛壯
而有顯光案箋疏之說非也朱傳曰休美也苏緯曰來朝之車
服如此見成王得萬國之驩心為國之光耳故休美而有大光也
毛之意當然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傳昭考
武王也享祀也箋云云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

祭時伯父率之兄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諸祭祀
之禮以照勢考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使成王之多福業箋
義非也率見昭考即承上我見厥王之文則是成王率之也云我也
我成王也對下厥公云云自明思皇多祜與思皇多士內法同彼
傳云思詞也皇大也今本大誤天此亦當然言成王率此諸侯見於武
王之二廟以行孝享之禮以大眉壽之福庶幾長保此武王之業
以大定此多福祜也鄭例訓介為助故以為助祭之諸侯使成王
多福[illegible]義[illegible]殊未順且此諸侯特來見武王之二廟初非助祭其
說與序亦不[illegible]也箋云朝禮者授韓奕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則
此即大宗伯春見曰朝是也豳譜疏云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
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朞而練二年十二月祥授而祭授此則二十

七月之表至三年二月而畢正當周之季春此詩當即免表之狀所
作矣故鄭授顧命表禮為說云伯率之矣毛免表之時與鄭同此授
大體云云[illegible]其月則三年之表二十五月
而畢[illegible]免表當在周之正月與鄭亦同也但其時周公未証未遂必是其秋
周公隔後乃作此詩不可定為何時未必為朝春之諸侯也
烈文厥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云祭有十倫之義成王
乃光文百厥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言天子受福
曰大嘏霖有福祚之云案箋義非也上三句與烈文厥公錫云
祉福語云同彼傳云文王錫之則此當為武王綏之但言此烈文[illegible]
厥公[illegible]武王故武王安以多福使之光明於大福也上云成王
多祜此云諸侯多福皆武王錫之耳箋云成王多祜為諸侯
所助諸侯多福為成王所[illegible]是為果是相慶以求合於祭統十

倫之義遂貫之（蓋謂賞之施政事之均之類以明成王專及臣下耳）武疏謂紀經云俾意非是
又鄭以光文厚成王與烈文以光文厚文義同疏申鄭
謂神使光明之失與烈文亦同

有客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
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案此箋不誤但毛以殺武庚在
成王三年（正與上篇相次）鄭以居東非東征則殺武庚當是由東考陶後攝
政之次年在成王六年（與上篇諸侯來見時）卑晚案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傳殷當白也亦云周
也萋且敦慎貌箋云亦云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亦殷之馬乃敬
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等異
故言亦駁而美之甚來威儀萋之且之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
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質美之故玉言之
案箋義非也傳以亦為亦周者謂微子於殷時當用白馬今雖
來見周之祖廟亦用殷家法而白其馬也不當亦殷者一見
微子於周為客故言亦以明周待客乃禮一見周免代殷則
殷士祼將僅得用其所當故言亦以明天命之有隔也疏申毛
謂此客亦為我周自乘所當非是其箋之說則是新殷之惡
是待客之禮乎薛綜曰棫樸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箋
引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與毛異義追敦同音
則此敦琢毛亦分金玉矣以敦琢併為治玉自是箋義非傳
言也此可補正疏之誤
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傳以縶其馬而為之箋云縶絆也周之

只言皆受微子其所館宿可知矣而云縶其馬言欲殷
勤留之箋云縶絆也傳云欲縶其馬而留之若明宿之意也故下句
即言追之之詞也箋訓言為我(言此為來去之際下薄言追之訓言)也我君臣留顧下箋王及左
右為說耳又訓之為四亦非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箋云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
之臣又將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案聘禮於賓館既(箋義非也左右謂微子之左右即上其旅是矣)
我見聘禮公館賓賓(聘禮公館以明福與此左右綏之語言正同但此句為異耳)
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又云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眾介
彼雖諸侯聘禮此微子於周亦當然薄言追之即使卿贈是
也左右綏之即贈上介眾介是也不得指周之群臣箋之詞也
箋言訓薄為於與時邁同然訓之為四與芣苢薄言義又不同
也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則謂
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
有度案箋義非也既有大則謂微子來見祖廟謹尔度度
也降福孔夷即上追之綏之之事言微子既有大威則故周之
有嫡嫡之禮降與之福也王劼曰是自微子行之曰有自天子與之曰降
是也

武

舞也下有一條 補在後

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8 案此業其取其
舞之象也鄭於明堂位注云象謂周頌武也於文王世子注云
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於祭統注云
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以此詩即下管象之象而此

不以管象為說者蓋注禮時未見毛詩不知象即維清故以
此篇當之及箋詩時禮注已行乃悟其非而故維清序箋
但云武王制焉此箋但云周公作之皆不指云為象與否然以
蓋其前失也序不云於何廟奏之竊以維清例之知其必於武
王廟也維清序云奏象舞也其詩曰文王之典明所祭者文
王也此序云奏大武而經云嗣武王者定爾功明所祭者武王
也疏謂其之意不在於廟故不云廟非是
於皇武王箋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案箋義非也文王為
聲傳皇大也此於皇武王與皇王維辟語意正同中當為大義
觀下句允文之王與此為對文則皇不為君可知
嗣武受之朦朧過則者定爾功傳武迹則殺者攷也箋云過

宣十二年左傳云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杜注者致也正本此傳為訓疏以左傳引此詩而云者昧也誤矣

止者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豫之以止天下
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也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
而來案箋義非也陳奐曰嗣武猶云繼序纘緒耳下武篇云
繩其祖武此云嗣文之武義同故傳訓亦同是也傳訓者為致當
於王肅說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爾者女也女武王也頌於
所祭者則女之思文祀后稷云莫非爾極此經者定爾功祭武
王故稱武王為爾也案大武必於武王廟此其證矣箋牽合緯
出訓者為老失與皇矣同其云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正謂
紂耳疏謂指紂時諸侯恐非鄭意
案此箋與酌序篇互見彼序云告成大武也箋云周公居攝六年
制禮作樂而改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祀成告之而已是鄭

以居攝六年作大武之舞[illegible]成而告之及頌政後乃來於廟此箋云
周公作樂所為舞也[illegible]
後祭於廟而來之即此[illegible]來大武是也[illegible]此則告成在前來之
在後與今詩次不合其說非也[illegible]呂覽云武王伐殷克之歸
乃薦俘馘于京大室今周公為作大武墨子亦云武王因先王之
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象武即大武周禮云舞大武言者大武
之舞已作于武王之世特其詩未備周公乃始成之胡後箋從之
[illegible]謂此六同維清其舞作於武王時詩則周公所定至此乃合詩與
舞而來之是也胡又謂告成當在先來之當在後今不然者自
是簡編錯亂則牽於箋說耳酌序云告成者謂有舞有
詩[illegible]為大武之成也蓋武王時已作舞至周公作樂乃為此武詩
以來之既有武詩[illegible]乃得告成故又作酌詩次先後與作之時
本亦不合也又[illegible]

馬通釋亦引逸周書世俘解篇人奏武王入進萬為武王時作武之證

毛詩箋疏辨異卷廿八

應城李[illegible]撰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五月廿三日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
相即政朝於廟也重箋兼非也謂除喪朝廟不誤其云即政
則非也契文序云成王此言嗣王契文序云即政此但云朝廟
則明時未即政未成為君故不舉謚此春秋之義矣鄭[illegible]以成王免喪
後先有即政之事故誤以契文為免喪後作彼箋云新王即
政亦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與此箋互見其意蓋以
此為嗣位朝廟之祭契文又祭祖考而告之故兩篇皆並文

武云且按之經序皆不合也○疏毛無遯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
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於
夙夜敬慎總續先緒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
政政成王嗣位於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
篇俱云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
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某疏說非也此及小毖四篇序但言
嗣王則與烈文為政政後作者不同明甚鄭以小毖為政政後
作者彼自誤以居東非東征則免喪之後未誅管蔡與懲患
之文不協故稱作之時於後耳毛以居東即誅管蔡則所云
遭家不造未堪多難皆指管蔡之亂經文自明何所疑而
不為免喪後作乎洪謨云予小子夙夜毖祀是周公攝政成王

主祭經義昭著而云周公攝政成王未得朝廟非其義矣陳
疏胡後義通皆以此及訪落敬之小毖俱免喪後一時之作
毛意當然王肅之說非也
閔予字遭家不造猶之在疾傳閔病造為疾病也箋云閔
悼傷之云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
未成猶之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某箋義非也遭家不造指管
蔡之亂故傳刑造為為云家之不可為也猶之在疾謂居喪云
連管蔡之亂正在喪中也鄭以此時管蔡未誅與其說不便
故易傳耳孫毓以箋說為長謬甚王肅以詩為政政後作而其
說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云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
猶之在疾而病故周公代為家事以致太平於其所說是無免

表四年之久而猶居表之稱有以知其非矣胡承珙曰漢書
匡衡曰覺之生疾言成王表畢思慕之氣未能平也文選寡
婦賦注引韓詩惸惸余生疾辛句曰凡人表曰疾獨斷未聞予
小子成王除武王之表將如即改可見三家皆以此詩為表畢之作
毛以閔疾皆訓病正當為免表後之辭此足明王說之誤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箋云茲
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為子
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
治民言無私枉案箋義非也文王傳云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彼詩主言文王故傳指文王言之此主言武王之孝則陟降亦當
屬武王蓋言武王永世能終孝道長念此皇祖武文王之德故
其升接天下接人皆以直道為文王之所行也永世克孝即終身
慕父母之意蘇氏曰終身能孝是也箋謂以孝行為子
孫法度亦非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傳序緒也箋云夙
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解倦也於乎
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案箋義非
也文王有聲自王王維辟傳皇大也是皇為武王有天下之稱
故於文王不稱皇王於乎皇王猶云於皇武王矣序云朝於廟
疏以為武王廟以我見序推之良是成王朝武王之廟故思繼
武王之緒亦不得重文王云箋必云亦者鄭以此祭祖考之詩與
契文篇同

訪落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箋云謀者謀政事也案箋義非也謀
者謀從武王之術道即經云繼猶判渙是也蓋此亦前篇從序
思不忘之意鄭以是時成王已即政故云謀政事以就其說耳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傳訪謀落始悠遠是率循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昭明艾
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
故於廟中與群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群臣曰當循是明德之
考所施行故答之以謂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
可及也女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
散者收斂之案箋義非也傳訓落為始者謂免喪朝廟為
君道之始不必時已即政也率時昭考以下皆述成王訪落之詞
箋以此為為群臣之言不惟語氣隔閡且嗣王謀廟之詩而有群臣
進戒之語與序不合矣亦是傳云艾治也此亦當於將女艾條言
刈毋是毛義朕未有艾云我未有所治也武王之道崩至成王免
喪中間更歷管蔡之亂於分散不可收拾故云將予就之將行也與下篇日就月將同
繼猶判渙言思繼武王為君之道於分散之後也箋訓艾為數訓為扶將文
訓猶為圖皆是則舒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
而失之言己才不能繼亦非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箋云多眾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
家眾難成之事心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
政有業未平者案此箋曲護其說也多難指管蔡之亂故

言家以明之
理實簡易而鄭以是時（周公未攝）管蔡未叛不得不（故）牽合經文張就（以爲衆難）
成之事
正表疏據鄭申毛豈不知毛以周公無遁居之事詩固作於誅
管蔡之後乎難當乃旦反與常棣兄弟急難同馬瑞辰曰
小箋云未堪家多難正義引王肅云云患難宜慎其小患
（王肅述）毛正讀難爲患難之難此章多難宜與彼同是也釋文云難
其字協韵乃旦反蓋學者但知鄭讀矣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紹繼也
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
序者莫矣我思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
天子之位業箋義非也上篇陟降庭止指武王則此紹庭上下
成王自斯繼武王之道也鄭以上篇指文王故此爲武王繼文王

之道與上句維予小子不屬矣厥家承上句云之即多難之家
也下篇陟降厥士正蓋此句則此謂成王（繼武王）陟降天人之事於此其
難之家也（者故即繼之云休矣皇考）義以家爲羣臣有家者與連家不造未堪家多難
義異以陟降爲黜陟與陟降庭止陟降厥士亦異殊覺未安
朱傳曰保安明顯也以保明其身（即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之意）言武王以此直道安顯其方
故我（今謀）所以紹之也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豈曰高之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
茲傳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
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其意與善其命吉凶不變
易也豈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

月極其所行日之瞻視近在此也案箋義非也此羣臣答上篇
保明其身之閔故首崇敬天命為之以為王其敬之哉敬之哉天
道維昭見矣其命誠不易哉謂天命難保也王曰天高之在
上也王之非接天下接人之事皆天所日監視於此者也茲此也
此陟降之事也並以答陟降厥家句前篇陟降庭止溯武王
之詞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成王自謂此陟降厥士羣臣戒王前
後義正相承其義之說則閔予小子為文王事天治民之道訪茲
為上下羣臣之職此又為天上下其事詞同訓異今學者不知
所從矣其將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極其所行尤鑿胡承
珙曰僖二十二年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
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引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

易哉據此以詩不易為難易之易漢書孔光傳亦云命不易
哉謂不惟者凶惟之則吉知此且用王音申毛是也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
顯德行傳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緝
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
故承之以道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之意日就月行之事當
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
佛是任亦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之
如有居攝之志累此箋誤也此皆羣臣進戒之詞也前二篇皆
有小子之文毛不為傳獨於此解之者彼皆迷成王之詞不獨非嗣王
此篇迷羣臣之詞而亦云予小子猶為成王自言故特別之所以

蘇撫也傳訓光為廣（廣明）之廣其明也王無曰予小子耳不能達
於敬之之意人無賢愚但惟學於光明者是以廣其明王（苟）
日就月行（學）於武王之道以（學）勉其則（武王）是克（者）早不我王
以顯明之德行矣言不惠不能惠不學也我之成王也與上予小
子因淮南子修務訓知人無務不為最而好學引詩云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潛夫論讚學篇亦引此詩而云
是故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中論學者所以揔羣道也迷于
我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無明之故若見
其情原沿究之故若見已致故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此皆與
毛義合此經語意與江漢無曰予小子若以是似相類而言無曰
者（蒙）上無曰高之在上之文也鄭乃以為成王之言以就其周公
以攝之說誤矣維予小子二句答前篇維予小子言不得以小子
自諉也日就月將（二句）答前篇將予就之總狀判渙言嘗刻
可從武王之道（老在學）也佛時仔肩二句答前篇未堪家多難且及
休矣皇考二句云學則克堪也語之與前篇相應

小毖

小毖嗣王求無也義云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
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無已為政以救患難案此義
義訓不誤其以為病政後事則非也序稱嗣王與前三篇同
明為未即政之詩云求無者蓋謂求周公無已也以時考之成王免
喪之日周公當即致政成王於（因）周公東征未遂未得即致
耳及成王或恆迎周公為（於）時成王（之）年已長大雖已平長者

周公於此已有致政退老之意若洛誥所謂茲予其明農者故成
王因羣臣進戒之廟而求公之血已其後公遂攝政至於七年
蓋實因嗣王求助之故矣授此則周公之攝出於成王之意詩
序已有明文而說者乃云周公欲攝不亦誣乎此與敬之皆承序云謀
於廟之文明上篇於廟中進戒此篇亦於廟中求助皆一時事
也鄭以上三篇在未攝之前此猶在陽政之後則求助不必於
廟矣與序義說違與頌之體亦不合或謂前序云羣臣進
戒此承彼文思當如疏所云求羣臣之助知不然者經云予其懲
而比爲後患指周公明矣居在之事抑亦非求羣臣之詞序不云周公者
詩序周公自所作自也周公自作則曷爲不云周公春秋不云魯周頌序不云周內之也
成王求已而得自作爲頌者成王自知未堪多難
專心任賢是爲君之美德故作頌以揚君之善不可以後世遜
頌之大體皆揚揄美德今

猶之事例聖人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毖慎也荓蜂
摩曳也箋云懲艾也如者管蚌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
之而將周公亟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
乃已故今周公陽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
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二摩曳謂爲讒
詐誰欺不可信也汝如是法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
誅案箋義非也此述成王求周公助己之詞也疏申毛云我其懲創
於往時而申鄭云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周頌譜疏引
此亦作予其懲而是唐以前讀而字句絕也而汝也汝周公也懲
汝者懲而者將周公之事也傳訓荓蜂爲摩曳與爾雅同孫矣

注亦雅訓相擧也入於三周（即李）箋說王肅孫毓則訓蕃援扶
助為善与箋義相反胡承珙曰蘭王肅助為先你羣臣以每相
擧也為之圖非自想之道即謂當人扶助而莫之非責己悠
人之義實竊甚莫予与自求文相呼應莫者無也言往日之事
無有摩曳使我為之者乃我自求辛螫之害耳潛夫論慎
微篇云德輶如毛為仁由己莫与併（併与拼同）斧蠭（蠭字）之誤自求辛螫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引詩正謂當人摩曳於我禍福皆自己取
之胡說謹按明確實按箋疏為勝以時事考之管蔡（二叔）流言周
公東征及管蔡既誅王始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則成
王之雅周公實管蔡（掌叟）背叛之矣今日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者明前者之雅實已之不明一覺賢王悔過之誠一覺為親

者諱之義一經之内情義交盡雖曰非周公作之亦必作者（也）實箋
謂摩曳我為之則是（追）咎管蔡（誅）失經言周（諸同之鄭說誤）文王周公陽伐商
求賢臣自輔說亦（亦）非通摩臣岂有賢於周公者乎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
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
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
為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異箋義非也此以桃蟲喻
小以鳥喻大胡（申之云…）說可為一說以前事言之則一念之猶豫危王
家甚其險也傳言始小終大者明桃蟲與鳥為一物之變化於
終即一事而言非以昔（日）日為始也箋以桃蟲喻管蔡因（訓）肇為始
者誤誅（誤）也胡承珙曰管蔡之誅周公雖以大義滅親事非

周已故詩中爲親者諱如鴟鴞但云既取我子東山但云我心西悲至常棣尤惓惓以莫如兄弟爲言箋語深之罪恨不早誅從前詩人之意王肅云惠雖直慎其小者是也此是他箋誤

○疏箋又云鸛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鴟皆惡聲之鳥宜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案此當從宜本爲是孔本鴟誤鵰遂涉釋門篆而誤耳 校勘記謂鵰當作鴞 皆惡聲之鳥五字衍陸疏馬通採此語當作或曰鴟鴞皆惡鳥也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傳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云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于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案箋義如也鴟鴞傳云集止也此亦當從傳以集蓼爲辛苦者承上自求辛螫之文明言之義也彼時已自求辛苦矣於予之不明未堪家多難女周公見不助我是又將集於辛苦也（我後日將）箋以此皆述往事既不見求助之意又與毖後患之文不協（王肅云非往多難而已又多辛苦誰亦未明）此篇首二句爲總詞莫予荓蜂二句承予其懲而句言前日辛苦也肇允彼桃蟲二句承毖後患句言事患難苦慎其小也未堪家多難二句又承莫予荓蜂四句言不我助將又有患難也

載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箋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 案箋義非也 籍謂蹈籍也 漢書文帝紀二年開籍田注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 籍謂蹈籍也師古曰瓚說

是以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
明矣此足明箋說之非疏引瓚說而不盡强為之解藉之義
易字○疏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豐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
是由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
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
案疏附鄭言非經序之旨也序皆本經為說頌言為詩者有專用假使經言民
田序者何由知為藉田之詩今細繹經文自載芟載柞至有依
其士敘藉田之事自有敘其耜至胡考之寧再敘豐年
之言皆祈社稷之詞也經序未嘗不合箋以万民樂治田業為言
事為己事
是鄭自與經序異耳序言藉田而祈社稷明於藉田時
下與極之收穫之美所以見王祝民事
為此祈祭只一事耳疏按月令仲春命民社及周禮仲春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庶根庶疆庶民以待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
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疆强力也以用也箋云載始也隰謂新
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强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
以治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万民
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
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
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强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
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案箋義非也此經正言藉田之事也周語虢文公諫宣王不藉

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釋文公諫斯則藉非假藉
明矣此足明箋說之非疏引瓚說而不盡殆亦以蹈藉之義為不可
易乎○疏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
是由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勸之使於坟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
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坟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
案疏附鄭意非經序之旨也頌序皆本經為說為諸侯有事用假使經言民
田序者何由知為藉田之詩今細繹經文自我芟我柞至有依
其士敘藉田之事自有服其耜至胡考之寧敘冀望豐年
禽祭社以為與藉田在孟春者異月不知此祈祭與蒐田之
祭社無涉此天子之社稷與民社又無涉祭法疏云崔氏云王社
在藉田中王所自祭以供齊盛祈頌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
其說甚確此疏承鄭意以為秦社因以祈社與藉田為二時則似
一詩兩用於季冬薦魚春所鮪之比失序旨矣又王肅謂社
祭為龍稷祭后土皆人鬼之祀鄭以社祭土神稷祭穀
神皆地示也毛義當同王說疏不為區別亦非
我芟我柞其耕澤之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
侯旅侯彊侯以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
長子也亞仲弟也旅子弟也彊之力也以用也箋云我姒也隰謂新
發田也畛謂舊田有經路者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
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万民
樂治田業將耕先姒芟柞其草木土氣丞達而和耕之則
澤之於經散於是耘除其根株紫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
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彊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
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案箋義非也此經正言藉田之事也周語釋文公諫宣王不藉

千畝云古者太史順時觀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
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
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
又云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經云澤之郭注爾雅以為
土經正周語所謂土乃脉發土膏其動之時矣其耕澤之蓋謂
王耕即王耕一墢是也千耦其耘以下言民耕之事即庶人終
於千畝是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鄭注王一耕
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正可以耨此經此箋乃云万民樂治田業矣
然則是民趣農事於藉田可與乎我謂也藉田而言芟柞者
此周家開創之犯猶言闢除草萊矣耨地下濕曰隰又云可食
者曰原下者曰隰是隰為可食之地但較原為下耳皇之者兼傳
云下濕曰隰義與爾雅同不問新發田有名隰者也傳云場畝

也者信南山傳云場畝也逆人十夫有溝之上有畝此藉田千畝正
得十夫之地故以畝言之阻隰阻畝云往耘藉田者極其疆畔
也箋強分新舊其言以舊田權書有草新田有木與芟柞之
文相配耳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畝新可見以畝為舊田未免
牽於鄭說上言千耦下言王伯亞旅明皆耘田之人而即繼之曰侯
疆強侯以言維強者是用也與上四侯不同蕩蕩侯作侯祝言
侯作祝也句法與此是一例授下傳士子弟也與此訓旅為子弟同
是旅但主儘事則強力者以蓋即伯亞是已箋取周禮予田
左傳行師以耨強以為說失之民之趨公言長易偕來急王事也上之用民惟耨其強力者用之恤老易也此侯強侯以

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皆成
好合生氣集箋義非也實是實豐實苞之實之西斯活云

千畝云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
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
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
又云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經云澤之郭注尔雅以為
土經正周語所謂土乃脉發土膏其動之時矣其耕澤之蓋謂
王耕即王耕一墢是也千耦其耘以下之民耕之事即庶人終
於千畝是也周礼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郭注王一耕

田媚其妻有依其士傳士子弟也箋云依之言愛也妻子來饋
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案牋
義服也媚依屬婦士不屬農夫田詞也與思媚周姜句法正同
此士即上之旅旅故傳云子弟行饁之士說為旅則強使以有事用於耕
耘志自明傳之前妙在此以上述藉田之事
有略其耜鉏戟菊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傳略利也箋云
鉏戟菊作熾菑播於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
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皆成
好合生氣案箋義服也實在實豐實苞之實之函斯活云

南畝為武田

一所播之穀實合於土而有生氣謂得地利時也自此至上畫力農事以下皆
冀豐豐年祈社稷之詞鄭例改佛我為熾菑故當自我黃我
可見此祈社稷與上藉田文雖相承而語實更端故云佛我為此事之詞
作訓我為如毛以佛我為此事則當自我黃為語詞不得與
鄭改為羅隻熾菑與上莫作為一事非是
鄭同疏申毛非是又反草為菑故疏申鄭云熾於入地而菑殺
其草於南畝之中於上文說莫除草木又耘去根株此文云熾菑詞
言繁複皆矣
義穫濟之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傳濟之難也箋云難者穗
衆難進也有實之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云得多也某難
為謂穫者之多也及穫刈者家則往來不能速疾故傳云難也
與執競傳訓反之為難略陳垂曲帶山傳實滿也朱傳曰積露積也毛
義當於箋訓實為實成故訓積為積之數故舉穗以見數義蓋取豐年傳為說也於彼傳
秭為積之數故舉穗以見數義蓋取豐年傳為說也於彼傳
有實其積句法與有資其億有飭其香等皆同則實者露積之貌節南

楚茨傳云露積曰庾萬之曰億此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於云我庾維億

矣

山傳實滿也陳傳疏授以為說是也
云穗而箋云穀此傳經云積而箋云穗蓋交失之矣朱傳云云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箋云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
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某此箋是也烝
畀祖妣二句廣云酒醴之用見於祭祀外百禮豈不洽也明乎此則
賓之初筵非大射豐年非烝嘗不待辨而明矣○疏傳百禮之
多捨定本集注皆豈此文有者誤也某有者是也賓之初筵
疏引我黃傳云百禮之多與此同今本皆豈此傳殆因孔疏而
刪之矣
有飭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傳飭芳香也椒
於飭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芳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
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寧安也以芳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

多得其福右粢箋義非也此申云百祀之用酒醴者也前緝
曰以饗賓客則時和祀偶而爲邦家之光以養耆老則老人之
安寧是也胡考之寧与無衣胡考之休語同蓋即老者安之之
意非祭於祖妣之詞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且此也振自也箋云匪非也
振亦古也饗並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素芟禎祥
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素芟之事不聞而至也言
昭德行祀莫不獲報乃古之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
粢箋義非也此經承上文而云則此者此藉田今者今祈祭也云非唯此藉
田有此豐年也又非今日之祭斯爲此祈也蓋自古人已如茲矣擬下篇續古
之人則古者謂古人即社稷之神是也勾龍后稷皆[illegible]於夏世相祭爲社稷
當其爲土正田正之時亦已有祭先畫祈豐年之祀故詩云如此而下以篇即
云續古之人見今日之祭正所以繼續社稷之功於無窮也箋說迂曲未合諸家亦無

確緝

良耜

其鎛斯趙傳趙剡也箋云以田器剡地粢箋說非也胡承珙
曰其笠伊糾云爲笠之狀則其鎛斯趙云亦當爲鎛之狀非
言鎛之用也傳訓趙爲剡者淮南氾論訓修戟量剡注剡
鋒也蓋剡者鋒利之謂云其鎛鎒鋒利故可以剡草耳此
諸傳言甚精確疏承鄭言謂趙是用鎛之事非是
以開百室箋云百室一族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
耘輩作當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之也百室者出於共洫間
而耕入於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類粢箋義非也
千耦其耘下以勞事上也以開百室上以富讓下也
百室直言百姓之家耳

監鐵論力耕篇引詩耘之曰衣食

百室盈止二句當屬上讀以上言收穫皆民事也殺時犉牡下言報祭社稷之事天子之事也報者得所祈而報其功與上篇序文相應甚明鄭

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是經云

但得藏富於民不必字是也 百家之 攫 周禮文 族等揠其數與千耦不合

而鄭箋之說失之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其云蓋非為穀時犉牡張本耳

穀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傳黃牛黑脣曰犉社 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

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 箋云捄角貌於是

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

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嗇也 案箋義非也 大東傳云捄

長貌此亦當然傳云社稷之牛角尺 則其義為王肅見此亦復非 共祭 不同 紋

社稷之牛角尺 疏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王肅有其文今祀社稷宜作賓客 賓客之牛角尺 陳疏據 賓客之字即社稷之誤

孫志祖讀書脞錄亦有此說云王肅蓋以祭字為其

下三句以為宜實則不得之祭也 禮兼牲不及肥大疏謂鄭牛

讀以殺時犉牡為禴祭宗廟角握社稷角尺

百室之人同報社稷之事故截百室

盈止二句屬下振讀

失之遠矣

禴粟宗廟角握社稷角尺矣有所宜是禮疏所據作社

稷不誤可證其說是也 箋其捄角貌非 云有見但鄭於秋官掌客注云凡賓客則皆角尺

是鄭本王肅已作賓客耶其舊矣

故社稷有握之文故不以捄為長貌其言以傳云角尺為 者鄭意以此一族之人報祭社稷故與天子之禮異耳 疏云國

耶也鄭[illegible]此 箋不易傳果解鄭意 傳云嗣前歲續往事者

家乃殺是犉牡之禮 經於殺時犉牡之下言以似以續則似若嗣前歲之祭續

者續往時之事也往即古也往事即古人 報 田祭 耕籍之事 今穀 古人

牡以嗣前歲之祭者所以續古人 報祭 耕田之事 故從之曰續古之

人古之人者即社稷之神是也句龍為后土稷為田正皆盡力 已

君於事 田畯則主于田事有功於民者 故報祭社稷所以從續其事於當世 及求良司嗇則蓋謂一族合祭故 世聖人 也

稷之說亦 言豐年 以求豐年養人 則 知其祈祭以報祭 為土神 社稷為穀

有 此求與上箋祭酬合醵之事相勸 然不 其說則

矣 此續古之人為求有良司嗇者 鄭[illegible]社

又鄭

此箋云求良日壽則是以古之人謂先壽神若也与祭社稷亦不合
神坂推經文不得其解再諸家多因為所誤疏承箋云
申毛謂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授明年而云故謂今
年為前往也尤深生成以興嗣業傳云興來年總往歲也
彼疏誤以來歲為此年之秋此傳正授當年為說疏又以為授
明年而云何相違之所也

然衣

然衣緯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箋云緯又祭也天子諸侯
曰緯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与祭同日案箋義非也序云
緯賓尸明賓尸為天子之禮矣陳奐曰有司徹為大夫賓尸之
禮然衣乃為天子賓尸之詩緯祭以賓禮事尸謂之賓尸天子
至大夫同也故楚茨傳云緯而賓尸及賓客此天子稱賓尸

又授此序及楚茨傳似緯者即賓尸之名實無祭事故及鳧鷖皆經亦但云賓尸不云祭神亦雅言又祭者非明總正祭而為之耳未可泥也宣八年穀梁傳緯祭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又何注云革云禮緯總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郊特牲孔疏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賓尸也但于堂上獻尸獻侑金無室中之事此皆与序傳合

魯語緯不盡飫則退此大夫亦稱緯統言不別耳此足明
箋誤○疏子夏作序則唯此一篇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
他事云靈星之尸云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
靈星為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言以證賓尸
之事案此疏是此詩云宗廟之祭序特引高子之言以證
祭之有尸耳此孔之謬說毛鄭皆不知也序者序作詩之本
意可即今以況古不得引他事以證此二引高子之言者以漢之
祀靈星明此詩為雩祭之緯也漢書郊祀志或言曰周興而邕
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
靈星祠常食其時祠以張晏曰龍星左角曰曰天田則
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此靈星之祠所由相也於周則為雩祭桓

五年左傳龍見而雩杜注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
是也考漢書律歷志東方角氐房心尾箕天文志東宮
蒼龍之是東方之總稱左傳云其大名故曰龍張晏指其主名
故曰天田其實一也云農祥者周語農祥晨正韋注農祥房
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蒼東之脩故曰農祥也釋天云
天駟房也郭注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然則天田一名農
故張守節史記正義云天田為司馬又云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
祥一名天駟皆即房星矣以龍見之時而為此雩祭故曰靈星
於東南辰即龍也
以其祭本為求雨而設故曰雩名異而禮同論衡云靈星之祭之水旱也於
禮舊名曰雩又曰嘗今靈星秋之雩也此靈星即周之
雩之明禮蓋漢興之初禮制廢絕無復雩祭故高子華靈
星之尸以曉人明此實尸為古曰雩祭之祥也義為宗廟之祭則其

有尸何煩遠引夫人知之且經典曰言尸者多矣何故特舉
靈星之尸為證以義求之必不然矣此篇傳箋皆不言雩今據
序文以訂疏誤但毛郊義各不同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云
宗嘗為禜之為言營也雩禜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呼嗟也
又月令大雩帝注云雩呼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
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
雩上公此郊義也祭法孔疏云某聖禮論王肅六宗之說以
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當書亦同
是王肅以雩為六宗之一祭水旱毛義當然但祭法言祭水旱不言
所祭之神據漢靈星之祠準之蓋祀后稷也說詳總辨討
頌編次義相比烈文序云助祭承上維清知為助文王之祭臣工

序之助祭承上且文知為助祀稷之祭此序言賓尸承上我芟
良耜知為祀稷之尸正是一例且即從鄭說為祭五帝而配以先帝
宗為后稷之尸故箋皆授宗廟之祀為說
亦耜之後服其倫矣又疏授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
後人箸之故云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箸之其說服也高子之
言即毛公箸之耳知者華黍由儀序皆云有其義而亡其
辭彼疏云此二句毛氏箸之也此高子之言係於首序之下與彼
同一也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之言以釋經義此引高子之言以
明序言其文法又同二也靈星之祠三代所無故魏書劉芳疏曰
靈星北自漢初毛公正當秦漢之間蓋取同時人之言以曉後
徐瓚曰高子當為漢初人所云靈星之尸即周后稷之尸以漢書說周也其說甚諦
世耳其名疏所云高子與孟子同時則其時尚無靈星之祠安
得預為之說哉三也以此推之則續序為毛公所作必矣陳疏

以高子即高行子又以周時已有靈星不考之甚
然衣其紑裁弁俅之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乃鼎鼎及鼐傳然
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之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之
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乃鼎小鼎謂之鼐箋云我狐戴也弁爵
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緯祀粗使士升門堂視壺濯
及籩豆之屑降往於基先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先充
已乃舉鼎冪去絜祀之次也具圓弁上謂之鼐某義
非也請裁詞也然衣裁弁蓋謂尸服也請之言弁者傳皆以皮弁釋之此不為傳則不皮弁也說文引
王勃曰傳云然衣祭服也謂王緯之服
明然衣爵弁為士助祭之服而星靈星之尸以士故繹祀賓尸服其命助祭之服不同正日之尸服也其正日尸服則當以上公祭祀
此服也
詩作素衣其紑徐璈曰皮弁服故素衣其說是也又通典引劉
靈星之尸以士說是明素衣也然衣其文尸服其
奉服恐亦未然
向五經通義靈星為立尸故云然衣其紑會弁俅之傳云王者祭
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彼作會弁文雖以為尸服自是三家異說然淇奧會

其衣祭服者正謂上
公之服蓋寳尸用
祭他尸以象神此寳
尸雖服無祭祀服事
其祭時之服故言
祭以明尸服耳后
稷封為上公嘗用
袞冕六弁共陳
無曰冕弁通稱

服其毛同鄭於少牢注云北面者賓尸而尸益卑卿此侍佐之恭順之義蓋惟
弁冕侍中弁而用劉知十二家之以此為世弁也周禮司服祭
謂尸服故以恭順見其為臣之義是以箋説為士視壺濯其恭順何待之乎
社稷則弟子冕此雲等祭用皮弁者客俗祭與正祭不同故報其祀
也傳云基門塾之基者（陳魯曰廟門內塾之基也）鄭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祊於其失之
矣（焦循云繹在廟門內失在庫門不在門內是也）小宗伯在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
上右在此雲祭后稷其（或以先祖之故）繹於廟門（宗）內與宗廟之繹同處數祊基為
門塾之基則堂為之廟中之堂自明鄭注禮記誤以繹與祊為一祭故以堂為
本作小宗伯職於十二絕不相混疏引禮記鄭注祊繹與
祊門誤也詳鄭門堂義與侍別疏用鄭說非是
郊特牲云社稷太牢故有羊牛不之豕若
於鼎見之鄭注匠人云牛鼎之扃長三尺羊鼎之扃長二尺五寸
脚鼎之扃長二尺是牛鼎為大鼎羊鼎為小鼎則脚鼎即牛鼎羊鼎
即豕鼎其鼎居乃鼎大鼎之間即羊鼎矣疏以乃鼎鼎大鼎為二
授有司徹掃堂陳鼎之事正別
鼎也自堂徂基之繹之地自羊徂牛二句言繹備
之物皆賓尸行禮

士謂宰有司告等也且有司徹攝酒裁俎降
皆即因正祭之繹祭
文此例之詩則有視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傳吳譁也考成也箋
云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
謹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是箋義也十生自堂徂
基此正言賓尸之事也鄭特牲孔疏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是祭神也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據尸也正得詩言思詞
也與樂虐同胡考之休賓尸之詞也鄭以兕觥為罰爵於賓尸不
合乃以為旅酬時事如其所説則上經五句為士視壺濯之等
於旅酬
未青此經四句為士用兕觥竟似此為士助祭之詩與序
未未矣 ○疏人自謹嚴必謹譁為誇故以娛為譁也完

本娛作吳案釋文不霙此從盡校舊此字譌也說文作吳二大言也何承天
云吳字誤當為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
恐驚俗也音話按勘記諸說字說不同音亦互異當謂作
娛者是也霙娛古今字雖可通然閩宮傳霙謨也則此不作霙
明矣釋文本作霙蓋三家詩史記孝武本紀引作不霙不驚可證
今作吳者因洋水箋改字而誤耳

酌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箋周公居攝
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相成告之
而已案箋義非也大武之樂武王所自作說是墨子呂覽不得
謂周公作之相成且作樂必奏而後為成未有成而不奏者序
云告成者武王所作大武之舞而已其時未有詩歌及周公制禮
乃更作詩以奏之武篇是也說有舞又有詩是大武之樂至
是而成故又作詩以告之此篇是也董仲舒曰霙氏之樂莫
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句亡不以大武之成經兩聖人手定故其
聲容之盛莫與為比歌箋亦以告成在先賚之在後者鄭注
從誥以礫稱殷禮為周商禮則周公作樂之年未宜即用周禮
故委曲以就其說耳○疏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云云
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為酌又云經有道
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為文王養紂此云以養天下則是愛養
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為同非經養也某孔說非也傳訓經之
養為取則序之養天下即謂取天下本經為說耳續序即毛公所

作不容与傳有異至鄭意以文王養紂則序亦當謂養天下之
三故不更解之蓋謂須暇五年与武篇箋意同矣孔以養非經
之養於兩家之義皆失之疏又云言告成大武不云所告之廟有
瞽相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籥大武以享先祖
或亦編告羣廟也其說亦非大武者武王之樂其奏也於武王之
廟故武云耆定爾功其告成也亦必於武王之廟故此經云實維
爾公爾以為語之意正同互詳武以為鄭以先祖為文王則其意為
告文王之詩亦不得為疏所云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亟矣是用大介傳鑠美遵率養
取晦昧也箋云純大亟興介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昧
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而是周道大興而天下為往

矣故有致死之士也之業箋義非也此云王師下云王之造皆
謂武王也箋於此云文王下箋但云王其意以躊躇王之造謂
武王也經語本同強生分別不合一也傳訓遵為率養為取
遵養時晦經率道以取此晦昧之紂也宣十二年左傳隨武
子曰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即傳所本箋以率為率
叛國養為養紂以老其亟不堪於文為不詞且失文王服事之
心矣不合二也序云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謂武王能酌用大王
王季之道以取天下即經遵養時晦之義箋以此云文王用師
下經云武王克勝是以武王用文王之道矣是宜稱先祖乎不
合三也王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
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之言太平也毛義當然

惟大之語頗難通竊以大介言大其所大謂有天下也周自大
王實相翦商曰漸強大今遂有天下故云大之尔善得訓取
者馬瑞辰曰說文古文善作𢽾从羊与之从又卜聲又手也手
所以取故善有取義箋謂善是闇昧之異以老其忌義本
稱詩外傳引詩云相善者之至於忌非詩義也杜注左傳又
承箋說之誤
我龍受之蹻之王之造我用有嗣侍龍和也蹻之武顯造為
也箋云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蹻之之士皆爭來
造王之則用之有嗣侍相致案箋義非也上箋云文王用師
此箋不言文王是以王為武王矣（蹻以下句實維尔公 ㊀指武王恩非避文）然云我寵而
受之則我亦當我武王二句之中忽我忽王語極不倫又漢書
高祖詔云賢士大夫皆從至趨者至能尊顯之彼後世以龍
絕之術非所語於聖王也此告武王之詩則我為祭者自我謂
成王也武云允文之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賚云文王既勤止
我應受之皆承文王之下故為武王受之此篇承武王用師言
自為成王受之不得與彼同也言武王伐紂之功如此我成王能
安利而受之則蹻之於武王之所創造實用有繼嗣矣武王
以武雲天下故望成王以和守之亦寬以濟猛之義也王肅云我
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非未免牽於鄭說
耳陳奐曰龍即龔字
實維尔公允師侍公事也箋云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
實維尔之事信得用師之道案箋義非也此敘告成之言也言

今所以得作酌詩告成者實維如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故也
尔者尔女相謂之詞此告武王之廟故謂武王為尔与武篇者定
尔功正同箋以武王克勝由文王得用師之道是以女為女文王
其言蓋以序先祖為女王故武王酌用其道耳然武承文烈而
序乃就成王言先祖為不倫矣疏申鄭以為女武王又失鄭
意

桓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箋云類也禡也皆師祭也案箋說
不誤但授武王伐紂說則非也序云講武類禡者謂成王之世太
平日久講習武事有類禡之祭故作此詩為祭時所用蓋
四時田獵之類周礼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
鄭司農云貉讀為禡謂師祭也是又向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
号杜子春云向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鄭注云田者習兵之禮
又王制類乎上帝之文兩見一為巡狩之礼一為征伐之礼然則尔雅云師祭者尔
故亦禡祭即此講武類禡之義矣云桓武志也者言成王之時已改
以巡狩田獵皆有師旅故統言之耳
太平而詩以桓名者猶武王之志也武王以武定天下成王繼武王
之志於田獵講武亦不忘也若為武王之詩何須特言武志乎
疏謂桓者威武之志失之遠矣又疏授鄭注周礼之記謂類為
祭五德之帝禡為祭蚩尤或曰黃帝其說亦非皇矣傳云於
內曰類於野曰禡明所祭同特因內外而異名耳王制云天子將
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於禡不言所祭蒙上文可知則禡者
亦祭天帝也鄭云祭黃帝蚩尤者漢書高祖本紀秦二世元年高
祖乃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旗幟皆赤

又郊祀志高祖徇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釁旗鼓庭劭曰蚩尤
好兵五坟羽祭之求福祥也鄭差授漢書為說非古禮也又王制
孔疏引熊氏以禍為祭地之非
綏萬邦婁豐年箋云綏安也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
豐熟之年陰陽和也案箋義非也此謂成王之時太平日久也
當以下天命匪解句連讀云成王於綏万邦說婁有豐年矣
而猶思講武敬承天命不敢懈倦將云類禡之事故先陳太
平之久以為文勢也婁數也鄭說武王伐紂猶武王克之為二年而崩
於婁豐不合乃訓婁為亟迂矣
天命匪解桓之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士事也箋
云天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我桓之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
有天下之事此云其甯天之言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
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案箋義非也天命匪解厥士讀云天
命者類禡皆祭天故即所祭而稱之猶祀天地稱昊天有成
命矣傳訓士為事厥事謂類禡之事凡此之語皆指其事而
云上為實維尔公傳訓公為事指大武之事此保有厥士指類
禡之事訓同而所指各異隨序出之自見明言桓之武王保有此
類禡之祭事於以征伐四方克定其國家今雖太平我豈敢忘
武備而不敬承天命事箋截天命匪解句厥此上下語言全失
矣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傳間代也箋云于曰也皇昊也於明乎曰
天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天以武王代之案箋義非也文王

於昭于天傳云昭見也彼云文王之德昭見于天則此云武王之德
昭見于天明矣傳訓間為代詔成王代武王主祭事也承上之
武王以武定天下有此類之祭其德是今武王之神昭見于天今我成王嘗其事
所以代之曰王大也箋訓于為曰昭為明未鄭誤也此詩皆言武
王之事則是武王時作之不得詔武王之神昭見于天故為別解
是其常例
然下句以曰王為君而云付為天下之君武王代之不成文義矣王留
云於乎周道乃昭見于天故用莫道代殷定天下仍沿鄭說耳
疏用以申毛非是

賚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
時封諸臣有功者案箋義非也武王所封惟薊祝陳杞等
見於樂記其大封諸侯則在成王之世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
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即數管蔡
以下二十六國是封建在管蔡作亂之後明矣疏曰弔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為管叔蔡
叔是也杜注謂夏殷之叔世誤其異姓之國太公之於齊微子之於宋亦皆在成王
時定四年左傳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
屏周其下即說上德不上年之事即此錫予善人之家矣昭二
十八年左傳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蓋亦從後言之未必武王之時已然封也若封功臣
則是酬庸之義與錫予善人不合且頌者太平而後作之武王
之時不得有頌以名為疏所云成王之時追述則是武王雖封諸侯
未嘗有詩成王時作詩又不封諸侯強是不合箋必以為武王

者蓋謂於左傳之文也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
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
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
邦婁豐年杜注此三六之數与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
次第此篇於楚子之世其末章其三其六是以桓賚武為一篇非
第篇次不同而已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蓋孔子之前雅頌多淩亂失次彼之所稱是未正樂時之頌耳
至夫子反魯之後乃考其時之先後章之大小覈其詩詞之所
頌確於知其祭告之所用於是重為釐訂復其舊觀故曰
得所毛公得子夏正傳自是聖人手訂之書正使楚子以為武王之
作此學者猶當據經序以證其非況彼所謂克商作頌者謂

克商之後作之不必為武王之世作耳武云於皇武王桓云桓桓武王
諸篇皆為後世作◎明矣斷於（旁注：武篇已為歸政後作而於時邁桓賚三篇）皆以為武王詩失之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傳勤勞應當
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為
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之謂安天
下也案箋義非也傳訓勤為勞謂勤勞於諸侯也宣十一年左傳
卻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
況寡德乎即傳所本案荀質成歸化者四十國三分有二率
叛國以事紂是勤勞之事矣我之成王也左傳引詩作鋪（敷）杜注
云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美武王能布陳政教使天
下歸往求安定故我祖為天下歸往宜得詩言其云武王陳

政教則章於箋說耳傳訓經為陳者猶陳錫哉周之陳謂布其命令
陳利於天下即序錫予善人是也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亦
即指此書諸侯必於文王之廟故云文王既勤勞於諸侯矣我成
王乃當而受之我今布是命於天下而陳其大利與衆共之
故諸侯皆於我歸往而求安定如云諸侯得王命則安也
時周之命於經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
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經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勸勸之業箋
義非也命猶于周受命之命謂王之命令也言此賚諸侯者是
周之命令於美乎陳大利於天下矣言周之命者諸侯有殷之舊
國今與之更始朱傳曰謂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有之舊者是也箋
以命為天命而言文王之功業勸勸諸侯義殊未安天下初定

人懷覬覦乃勸諸侯為文王之所為乎

般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箋云般樂也疏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
諸侯所守之土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巢疏以時遷箋準之故謂武王巡守其說非也此與時遷皆成
王巡守之作而為兩詩者時遷序云告祭柴望則是祭天告
至及望祀山川非升祭神而及四嶽之神故更為此詩非祀至及河海
者尔雅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是五嶽惟衡在江南
餘皆且河為四瀆之宗其餘四瀆皆四瀆皆
不與河近故云河海以該明祀也河皆發源注海有
朝宗之義故並祀海經云允猶翕河謂海也疏謂經不云海非
是嶽有五而巡守所祀惟祀四故此序及嵩高傳皆云四嶽以

河西之嶽在畿内非巡守所有事故也疏云天子巡守遠適四方
至於其方之嶽有此祭禮於中無事故序不云冬孔以嵩高
為中嶽直与序傳不合蓋沿鄭注太宗伯之說也蘇詳嵩高
經筆般 樗
不疏云定宜又疏云定本般樂二字為鄭注未知孰是之孔本般
樂也為序文今本有箋云字誤也酌賚桓三序皆釋名篇之
義此序言般樂正是一例其非鄭注明矣釋文般樂也崔集注
本用此注為序文是陸本与定本誤同當以樗孔本為正經無般字
而序云般樂者經云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即天下美樂
之詞故取以名篇自解者亮之其義遂不可讀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高嶽允猶翕河傳高山四嶽也隋山
山之隋山之小者也翕合也箋云皇君高高猶圓也於乎美哉君是

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
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圓而次序祭之河云合若河自大港之北
敷為九祭者合為一案箋義非也猶之為圓雖是常訓然要
是圓靈之圓今又轉為圓盡迂甚且以允猶承上山嶽則翕河
二字不成文義矣傳以高山為四嶽者馬瑞辰曰授時遂傳高嶽
代宗也則毛公釋此詩高山嶽也為代宗故以上云高山為四嶽是也
言 陟其之文在上為總詞明高山隋山高嶽皆外祭之也箋以隋山高嶽
於四嶽中又特舉代宗四嶽惟代為尊也猶道也允猶翕河謂
皆望祭与上高山不同則鄭云高嶽不在四嶽之中矣疏以鄭与毛同非
河流入海之處信能順道也漢書李尋傳王道正則百川理
即允猶之義禹貢同為逆河入于海孔傳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
河而入于渤海此云翕河正謂九河合流入海故序云河海矣
箋以為合祭九河矣之傳皆訓皇為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

天下普遍四面巡嶽非祭其高山是也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傳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
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
王也案箋義非也此述天下美楽之詞也對答也命令也（而請誤使皆曰於天下而聚之於此以揚對王休者皆曰時周之命）（詩以殷名若以此）
李黼平曰掌林原隰裒矣殷武裒荊之旅傳訓聚者皆指人
説此亦當指人説言天下之人於巡守所至皆聚是方而對答王命
是也馬通釋説同上経云祀事此経言巡守之事与序正合箋
以命為天命故仍以祭祀言之誤与上篇同○或按時邁及此序
同言巡守而詩不次比時邁云載戢干戈當是武王克商後詩
此篇云敷天之裒對當為太平之作並成王詩也説雖可通於其毛
義猶不合今以序義推之竊疑時邁為歸政後成王巡守之詩此
篇則周公攝政時作也烈文序云成王即政則自天作至酌十三
篇皆即政詩可知載見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之廟也明是免喪時
詩次有客次武以時考之皆同時之作以下閔予小子四篇序皆言
嗣王与前之成王不同明皆攝政時詩矣自我將以下七篇不言
成王程上可知（以時之先後言之則載見以下十四篇宜當烈文以下十三篇）其清廟之十篇則非烈文之前明為攝政時詩
當在後今為此次者見此下十四篇亦攝政時詩獨出烈文諸篇居其間由頌之大詩
序旨天子之詩自當以成王即政詩作為正故載見以下是為附（皆退居其後）
録云尔其清廟之篇則致太平之由故特居頌首不以攝政
詩而退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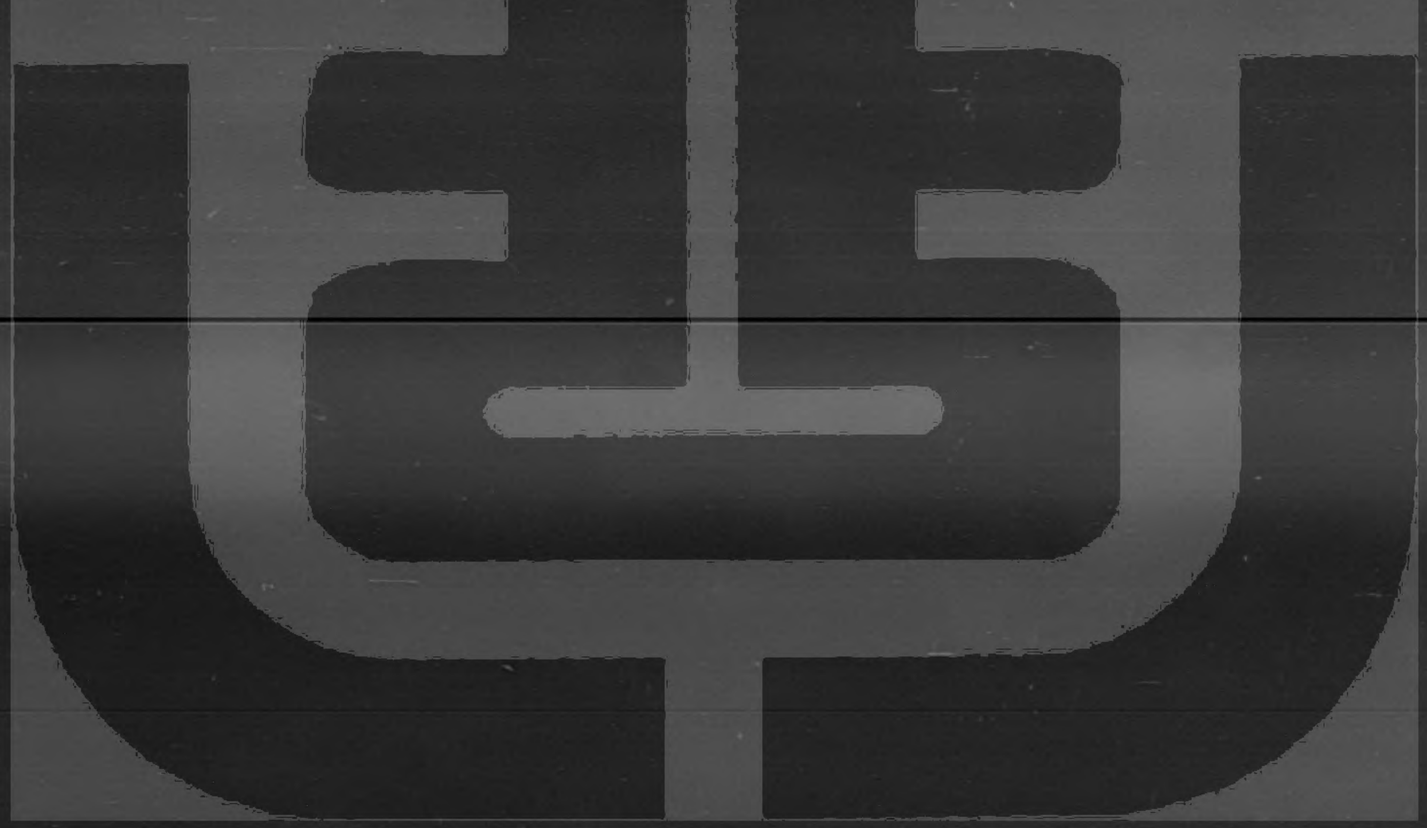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野獸
羣辭羣亂